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荆浩真蹟神品

已編索引

紅茶

文藝半月刊
創刊號

手抄

1938-1939

1-17

共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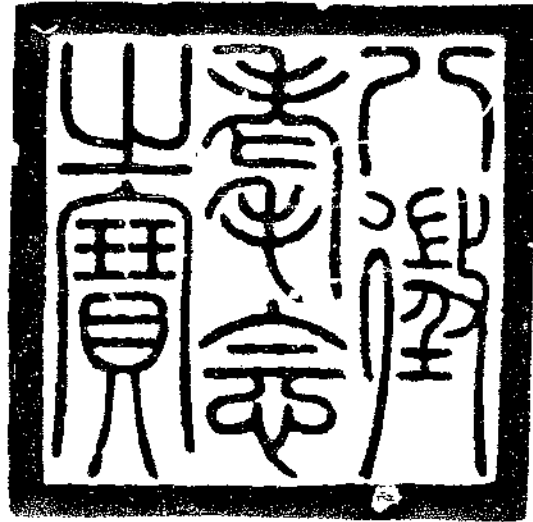
北平圖書館藏
文藝半月刊
創刊號

Handwritten notes and stamps, including a large '17' and other illegible markings.

希世奇珍 仇十洲心血 金瓶梅畫寶 卷首 清代玉璽 影印如左
 清宮秘藏 結晶 印有名貴可知



五福五代
 堂吉赫
 天子寶



八徵耄
 念之寶



太上皇
 帝之寶

紅茶文藝半月刊 徵求紀念定戶

自上海變爲孤島以後，幾種有價值的雜誌，因爲不能說和不可說的關係，相繼停刊了。一般讀者們，感到了相當的苦悶，作者們也覺到了同樣的無聊。本社同人有鑒於斯，爰有印行「紅茶」雜誌的動機，籌備以來，經過兩三月，現已出版。執筆者皆爲文壇上知名之士，以故內容豐富，趣味濃郁，差堪自信。對於文字，力求精潔，在不可說的範圍中，盡量發揮。對於印刷，不顧成本，務求精美可觀。最近更蒙大收藏家秋水軒主人，將家藏歷代名人書畫真蹟百餘幅，與清宮珍寶，仇十洲畫集巨構金瓶梅全圖二百幅，借與本刊，遂期影印，供諸同好，古色古香，爲本刊生色不少。凡

愛好文藝者不可不看「紅茶」；

研究古代藝術，嗜好收藏者，更不可不看「紅茶」；

長於書畫，而欲有所參考者，尤不可不看「紅茶」。

茲以發行伊始，徵求紀念定戶起見，特定贈品辦法如下：

- (一) 凡在七月三十日以前，向本社訂閱半年（十二期），除免收寄費外，贈送五彩精印古畫單片六幀（價值六角）；
- (二) 訂閱全年（二十四期），除贈送五彩精印古畫單片十二幀外，更贈送美術書夾一件，印好訂閱者姓名（價值一元六角）。

此項古畫絕無贗鼎，自梁宋迄明清，張張精品，印成單片後，可訂畫冊，亦可作鏡框畫片之用，先在本刊內陸續發表，一待定戶選定，通知本社，即行奉贈，藉留紀念。

紅茶文藝半月刊

訂閱通知單

年 月 日

姓名

住址

定 閱	自 第	期 至 第	期 止	共 計	册
定 費	國幣	圓 角	該款請派員前來收取(如已由郵寄請將前項註銷)		

祈將定單及按期出版之雜誌專送或郵寄上開地點此致

文粹出版社台照

訂 閱 人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 話 四 二 四 四 六

定 書 辦 法

- (一)通訊訂閱 請將通知單及定費寄來，本社收到後，原班回件。
- (二)電話訂閱 請打電話四二四四六，本社當專差送上，並收取定費。
- (三)來社訂閱 駕臨敝社當面定閱，尤所歡迎。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婦人正手裏拿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颯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正，却打在那人頭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擲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竿打中頭上，便立住了腳，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個……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豈覺天吟吟臉兒——



——到了

次日(八月)

初八,一頂轎

子,四個燈籠,

婦人換了一

身豔色衣服,

王婆送親,玳

安跟轎,把婦

人擡到家中

來那條街上,

遠近人家,無

一人不知此

事,都懼怕西

門慶有錢有

勢,不敢來多

管——

紅茶 [文藝半月刊] 創刊號 目次

封面題字	紅茶	陳達哉
封面古畫「荆浩山水真蹟」	秋水軒主人	
插圖「仇十洲金瓶梅畫寶」一幅	秋水軒主人	
「紅茶」的由來	胡山源	二—三
牡丹吟	杉園	四
從女人說話談到人之初	吉魚	五
江頭碧血	老彭	六—八
木子日記	木子	九
不是廣告	豈敢	一一
突圍	若霖	一二—一三
介紹金瓶梅全圖	心齋	一四—一五
老了	不老	一六
無題	陳達哉	一七
買花	韋陀	一八
林語堂的國文程度	潘子英	一九—二三
茶具(插畫)	快閣後人	二二

那一天你再來	老大	二四
談葬	張培初	二五
哀江南	明綠	二六—二七
笑	士密	二八—二九
郭元	明綠	三〇—三四
「天啊」(插畫)	劍青	三三
雙居雜綴	金藝華	三五—三六
牢獄中出入	丁丁	三七—四〇
中國的奈丁該爾	楊晉豪	四一—四二
衝鋒與衝風(插畫)	劍青	四二
外國通信社的翻譯	開雲	四三
吸煙捲的藝術	蕭劍青	四四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	四五—四六
仙霓社之前後	半邨主人	四七
編者的話	編者	四八
補白		
寫意	羅	
關氣	羅	



紅茶的由來

胡山原



辦一個刊物，當然要有一個適當的名稱。本刊決定要辦之後，我就一直在思慮着，究竟用什麼名稱，方才適當。

最初，我想到了「聊勝」二字。我的意思是，在這孤島之上，我輩文人假使絕無發洩之處，實在耐不下，一般讀者假使沒有略可快心的讀物，也有些過不來，我們總必得要有一種適應雙方面的刊物。然而我們現在能夠說些什麼呢？我們自然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退一步想，凡事從譬如沒有這一點開始，說一些總要比不說較好的話。因此「聊勝」者，就是說，「聊勝於無」而已。同時，我又爲這句話集了一個同樣意義的對子，「猶賢乎已」，以便互相發明。

還有，我以爲在孤島恢復爲大陸時，「聊勝主義」也許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爲像我這樣的文人，除了會執筆寫幾個字以外，其他一無所能，對於國家社會，實在很少供獻。假使我能夠不自暴自棄，不自甘墮落，不喪良心害人，肯拿出我的起碼技能，作一些事情，爲自己打算，不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過着豬欄的生活，那我就可以因此自慰，聊以解嘲了。若那時別人見我還在

獻醜，在他們建功立業，萬幾之暇，居然不以爲討厭，還肯賞光付之一笑，至少限度，他們能够藉此得到一些不害健康的消遣，在他們總也比了沒有這會事要好些罷。到了那時，在人在我，還是免不了「聊勝化」，而「聊勝」刊物也就可以繼續下去了。

我將這些意見，告訴了我的老友陸先生。他說很好，「聊勝」這名稱可以用得。

我又將這意見，告訴了吳先生。他說，好是好的，只是不大通俗些，人家一看見，一聽見，總不免要想，究竟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他又說，我們大家喊着苦悶，不如就叫作「苦悶」罷。

我再將我的意見告訴了我的朋友陳先生。他說，這個名稱，倒也不錯。不過他又說，何必以「勝」自鳴呢？反正文人弄筆頭，在大家先生看來，總是無聊的舉動，讀者看看這類的刊物，任憑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也只當作無聊消遣罷了，我們何不索性坦然到底，稱之爲「無聊」？至於目前的環境，更使人大非「無聊」不可，那也不必說了。

陳先生的話很對，我承認，因爲「無聊」的確比「聊勝」徹底。

同時，有一位查先生，也有信來，說，「至於名稱，弟竊擬『流民』二字。蓋以目前景象，無論讀者作者，莫不過流民生活，非必內容盡如鄭俠之寫『流民圖』也。未知高明以為如何？」我因為這名稱不能確定，一切事情，無從進行，所以便邀集了幾個朋友，共同討論，以便多數取決。

在這集會中，大家一會說到『風』字輩，更由風而及雨，一會說到『四書五經』，更由四書五經而及外國聖經。情形的熱鬧，可以稱得衆口紛紜，莫衷一是。

後來，趙先生說，『河滿子』如何？有人說，這未免喪氣。似乎是丁先生說，也許就用『首陽山』。我說，『薇蕨』也差不多。

詹先生說，一樣是植物，『冬青樹』也可一用。

吳先生說，或者從曲牌詞牌中去找，會有新鮮的發見。

屠先生說：『菩薩蠻』這種名字倒怪有趣的。

不知是那一位先生說，用人名也未嘗不好，小報不是有『魯濱漢』，『福爾摩斯』，甚至『黃天霸』麼？

似乎是楊先生說，那就不妨來上一個『后羿』。

陸先生接着說，還可以自己謙遜些，稱爲『蜀犬』。況且『犬』並不是壞字眼，還有做過首相的呢！

大家討論到這時，還沒有一個一致贊同的名稱，談論的興味，不免漸漸鬆了下去。陸先生一伸手，就將面前的杯子，端起來

喝了一口。他又向杯子裏一看，忽然說，何不就叫『紅茶』呢！

大家也就向自己面前的杯子裏看了一眼，只見裏面是紅中透黃的液體，傾注在白瓷的杯子裏，醞釀地，澄澄地，另有一種說不出的美觀。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說，好，就是『紅茶』，『紅茶』這名稱，再好也沒有了。

我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天下事難起來那樣的難，易起來又這樣的易。我們大家喝一口紅茶，來慶祝『紅茶』的誕生罷。

楊先生說，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每一個人在歡笑中同時舉起了杯子，喝了一口，都覺得紅茶的味道，的確與衆不同。牠有氤氳的香氣。牠不苦，不澀，雖有一些刺激，卻並不厲害。牠在人們的舌頭上，口腔裏，自然地發生着融和而舒適的快感。牠的確是苦悶者，疲勞者，甚至傷心者的慰藉品。至於牠能够開脾胃，潤腑腸，助消化，排除障滯，那當然不用說得了。

大家說，我們喜歡紅茶，我們當然喜歡『紅茶』。紅茶中有普洱，有烏龍等的門類，『紅茶』中當然也有小品文，詩歌，小說等等的門類。我們從此喝紅茶，寫『紅茶』，看『紅茶』罷。名稱有了，大家滿意，我也滿意。而且我當然滿意，因為我

是『聊勝主義者』，覺得有任何的名稱，總比沒有一個名稱好，何況這又是一個很好的名稱呢？

牡丹吟

杉園

前年秋，向曹州益魯工業社購得牡丹四株，一名胡紅，一名秦紅，一名趙粉，一名白玉，植之故鄉園中。去年春，得家書，謂

花苞甚繁，頗足快意，後又來書，謂老母愛憐羣苞，不忍多摘，以致養力不繼，全部萎落，賞花之願，只可待之今春。不意去夏戰

事發動，故鄉亦於秋後淪陷，至今干戈遍地，交通斷絕，春光冉冉，忽已離去人間，心念此花，惻焉傷之，爰吟俚什，以寫幽思。

恨非富貴人	想沾富貴氣	曹州買牡丹	千里憑郵寄	一把共四株	株株題名字	胡紅吾家物
趙粉漢宮使	秦紅跨鳳來	白玉多雅致	深深植園中	日日勤護衛	去年發花苞	根力不能繼
未見向日開	但見因風墜	一片賞花心	留待今春遂	烽火近一年	亂離到春季	欲歸不得歸
孤島生憔悴	昨夜鄉人來	為言故鄉事	我母在鄉間	我家已破碎	室內無一物	四壁風生袂
問以園中花	翻以不知對	我心感鬱伊	我思如潮沸	於時花應開	顏色若為媚	不能隱草萊
難免罹魘魅	或以藉馬蹄	或以供薪燧	或以付濁流	或以投溷廁	負我去年心	敗我今春意
誰實成此局	深恨銘肺腑	惟念花枝殘	花根猶在地	花根不能全	花泥猶繞砌	曹州多佳種
更有姚與魏	重買花種來	再種良易易	穩開燦爛花	滿園添壯麗	饒他摧殘手	憑我堅忍志
舊恨與新愁	乘除總可計	自嘲還自奮	自憐更自誓	鄉人鼻息鼾	輾轉難成寐	

從女人說話談到人之初

吉魚

有人說：女人高談闊論，聲高氣宏，是現代漸漸普遍的一種作風；尤其是其鳴交響的時候，最可驗徵。這種觀察，雖然確切；但名之曰風氣，未免涉及品格上的批評，要被誤認為侮辱的。從前聲不出閨闈，原是吃人禮教的制裁，不足為訓；現在解放了出來的，纔是自然現象。不信？且讓我們研究起來：

耶教聖書紀載：上帝用男人的肋骨改造女人。這話怕是流傳失實吧！假定說：太初真確造了男人，那男人的五官，決不會偏缺不平等的；然而你看！眼睛成雙，耳朵成雙，鼻孔二管，連不很有用的眉毛，尚且有二條；獨有口嘴只有一件！這中間，一定有过變換。我們姑且意想：當初確有二張口；有一張，給上帝拿去改造了女人了。這樣假定，好像要比肋骨改造之說可信得多；原來男女肋骨的數目，經現代生理學家的解剖，證見並無差異呢。相傳有個故事，說道：一個人，上顎碰着天，下顎碰着地；問它身體何在，它說：還只有一張嘴呢！也許這就是上帝造女人時的初期。從這樣基本中心改造起來的人物，怎不運用上占優勢；且看她形成後，便能和長舌的蛇高談，從惠得男人出伊甸園，

顯見得它的效力，何等高妙！西人呼女人為「較好的一半 Better half」，「大概應為『較好的一個 Better one』——一張口吧！中國人的創世紀，另有一種說法：造化小兒，把混沌繫開了七巧。混沌當然有男女兩體。且說女人何以獨擅嘴上工夫，只好推想斧斤功候之深，其他便不詳了。不過俗傳「三個女人抵得一百隻鴨」，好像證見自古已然。鴨鳴甲甲，其聲也宏煩；依例推算，每個女人就有了三十三隻強的鴨甲甲「力」！其間當然有過有不及者，但這恐與體氣有關，不涉天賦。

聽說：獅吼，虎嘯，驢鳴，馬嘶，都是雌性的強。那末，動物且然，何況動物中之靈者！有人說：這真是一片胡言亂道，不然從聲帶的闊狹，和舌頭的修短，比較研究一下，便知你的一番話，都是空想情了。這話果然科學，但進化和退化，也許會掩蓋了太初的原狀。姑且不辯，請用茶吧！

第二期插圖預告

金瓶梅

第四回(上) 赴巫山潘氏幽歡
第十二回(上) 潘金蓮私僕受辱



江頭碧血

老彭



楔子

八十日戴髮效忠 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萬衆同心取義 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天在濛濛地下着雨，困處在「孤島」上的亭子間中，無聊得很。其實孤島上也儘多樂處，聲色犬馬，應有盡有，沒有到這孤島上來的，還在羨慕之不已，既然已經在這孤島上了，正是得其所哉，大可及時行樂，又何必搔首問天，低頭看地，獨自發悶呢。原來行樂是要行樂的本錢的。即使你有了行樂的興致，卻沒有行樂的本錢，也是枉然。我就是爲了沒有行樂的本錢，雖然也想法些消遣，除了不費一文的蕩蕩馬路以外，一下了雨，就只好悶在斗室之間了。這時我正橫在帆布牀上，似睡非睡的躺着，一陣樓梯響，我的老朋友老陳走了上來。他一進亭子間，就對我說，「怎麼樣，一個人可是悶得慌麼？」我說「是呀；這種天氣，暗慘慘，溼滋滋，叫人怎樣辦法呢！」他說，「不妨；方才是獨木不成火，現在是一搭一擋，我們倆儘可以來自敲鑼鼓自唱戲，自己看

自己喝彩，聊以快意。」我說，「我是江北人，敲不來鑼鼓的，敲出來也不入調；又是鄉下人，唱唱山歌還可以，唱戲，只好敬謝不敏了，怎麼辦呢？」他說，「你也太呆了，難道要真的敲鑼鼓唱戲不成，隨便什麼事情，只要能夠解解我的悶兒就成。」當下我們倆便擬議了一會，覺得看書下棋太寂寞，弄音樂反而容易引動人的愁思，說笑話是有窮盡的，研究詩文，一來沒有這個心思，二來也沒有這種才情，這樣也不成，那樣也不成，雖然光陰倒總算消遣了一些，卻還沒有一個着落，看來這一小時過了，下一小時就成問題，今天過了，明天就成問題，我們倆不禁又躊躇起來。忽然老陳拍着桌子說，「有了有了！我們彼此來講些故事，說些老話，一切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我說，「這辦法倒不錯，你是江陰人，你就先講些江陰的故事或老話給我聽聽罷。」他摸着頭想了一想，然後說，「江陰的故事或老話，有倒有些在這裏，只是一講動了頭，恐怕三日三夜還講不完，那你不要厭煩麼？」我說，「只要你講得好聽，不要說三日三夜，便是三月三年，我也很高興聽下去，決不會厭煩。因爲我小時本來就很喜歡聽說書

；後來年紀大了，既沒有閒錢，也沒有閒工夫，所以一直沒有去聽過。現在你假使會照說書那樣的說給我聽，那我非但不會厭煩；並且還要為你筆記下來，作為你我共同消遣的紀錄，你說怎樣？」他說，「好的，我講就是，並且我要用力的講。幸而我小時也很喜歡聽說書，還學得一些皮毛在此，沒有忘記。這亭子間作為臨時書場，我算義務說書先生，你就算義務聽客，我們就開始罷。」我說，「且慢；我是忙急朋友，先要問一個清楚：你究竟將說些什麼呢？」他說，「江陰的故事或老話，再沒有比明末死守孤城八十一天的經過那樣動人的，我就說這個。」我說，「這個我在好幾本書上看見過的，不是還有一副對子麼？」當下我就將上面的一副對子念了出來，然後又說，「你要說牠，有些什麼花頭呢？」他說，「花頭也不見得會有什麼。不過一則你所看見的各書，都是東鱗西爪，不能貫串，二則的確還有許多的故老遺傳，不見經傳的軼事，三則我是江陰人，比了別地方人更懂得江陰的風土人情，我想我說出來，一定可以與書本上的不同。就以你所說的一副對子而論，據我所知，「取義」二字，原來是「殺賊」，爲了對於滿清太說不過去，後來有人給牠改的。」我說，「好好好，我相信你，反正我們閒着沒事做，你就說起來看。」從此以後，老陳便天天到我的亭子間裏來，下雨固然來，天晴也是來，因為他實在沒有別的去處，我也實在怕走出去，所以我們倆過了若干時日，便將這一件故事，弄得居然波瀾橫生，有頭有尾。他的話，變成了我的字。我們倆又商量了一下，將這部寫成了字的話本，題名為「江頭碧血」。過了幾天，我的另一個朋友老曹，偶然到了我的亭子間中，看見了我們的「江頭碧血」，略爲翻閱了一下，便說，「這倒是一部很好的長篇小說。而且在現在一致對外的時候，正可以用牠來激勵激勵人心。你就讓我拿去發表了罷。我有一個朋友，正在辦着一個雜誌，不妨先按期登載起來，然後再出單行本。」我說，「我們本來算牠是一件消遣的玩意兒，承你看得起，要介紹牠去現世，我們那有不答應的道理。你拿去就是了，老陳的地方，我自然會向他打招呼的，不用擔心。」我們正在說着，不料老陳也就到了。老陳和老曹，雖非直接朋友，但在我的地方，曾見過幾面，所以也可以稱得是個彼此相識者。我將老曹的意思，告訴了老陳，老陳果然贊成。老曹還說，他也到過江陰，並且就在三公祠裏的輔延學校作過教員。我就問問他三公祠的情形，他說，「三公祠在棲霞巷裏，緊靠着東城。棲霞巷大概是因棲霞禪院而得名的。棲霞禪院就是閻公成仁之所，現在已沒有，後來的三公祠，就是將牠改建的。三公祠前面是空地，沒有多遠，過了一條小河，就是南城。在城頭上望望，城外羣山散散地羅佈着，其間平疇沃野，竹樹五穀，頗是豐饒。城內則闐闐軒敞，闐闐囹圄，也很富庶。由三公祠而西，有杜康池，池中有杜康墳，再向西，就是杜康橋，過橋乃是劉伶巷，牠們和三公祠一般，都是江陰城中的古蹟。……」我說，「這地

方倒怪好的，不曉得現在怎樣了。」老陳聽見我問到這句話，不禁嘆了一口氣說：「咳，那還有什麼話頭呢！前幾天有同鄉人出來，說，房子被炸倒的，不計其數，人也死得埋葬不及。就以三公祠西南的杜康池而論，據說，裏面就死了幾十個無辜青年。他們都是本城的老百姓，在城破後，無處奔避，都碰上了鎗尖和鎗彈。我家園裏也死了三個不知名的人，就埋在一株枇杷樹下，一半還露在外面，現在不曉得已經取去沒有。其他情形，一言難盡，我想明末破城的慘狀，也不過如此罷。」我對老陳說，「惟其你要以明末來相比，我就要勸勸你，且自寬心。明末只有一個江陰，現在全國正有不知多少江陰，將來的結果，決不會和明末一樣。還有，明朝雖然亡了，然而過了二百幾十年，現在的滿清究

世間有此奇男子 奇男子誰一典史 甘受毆打誓不降 十萬軍民同日死
孤城斗大鯁喉舌 死氣陰森冒雨雪 百攻百禦歷八旬 倉廩已空雀鼠絕
壞雲壓山山爲傾 蹈刃如飴無一生 憐芙蓉好城郭 白晝鬼火寒冥冥
嗚呼兩京大官懸爵土 如公之官何足數 讀史數公同調人 萬梅花下一闕部

(待續)

本期封面古畫，「荆浩真蹟神品」考證。

畫者荆浩，後梁沁水人，字浩然。博通經史，善屬文。隱於太行山之洪谷，自號洪谷子。工畫山水，爲一時冠。嘗於石鼓巖前遇一叟，講授筆法，遂作筆法記，又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本幅雄奇蒼勁，氣象峻嶒，不愧稱爲神品，且印有「宣和」，「紹興」，以至「乾隆」，「嘉慶」等歷代御印，的係內府故物。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在廬

木子日記

木子

姓木，爲端木賜子買之後，業居河海衛。這次因故土淪陷，輾轉逃難來申。想不到先祖子買那樣能言善辯，多才多藝，處處受人歡迎，佔盡便宜，到了我小子，便受盡人間的白眼，吃盡許多虧。我真個不肖子。現在將我的日記，略抄幾段於下，以見我的不長進，有愧先人。

四月一日 萬愚節。昨夜爲了那一

張支票，一夜未曾合眼。蓋我曾有一篇投稿，投入一個外國報館，他們便贈我支票一紙，計國幣四十元，那是天字第一號外灘銀行的支票。晨起，梳洗畢，即往該銀行兌現。一時兌現處到者甚多，秦半爲碧眼兒。行員有中有西，不問到者先後，都爭將碧眼兒之款兌出。予呆立一旁，直至近十二時，最後一人時，方始輪到。及彼中國行員，將我銅牌取去，隨手把一捲鈔票一擲，就回身到寫字桌上，抽煙而吸，一似公事辦好，可以休息矣。我將鈔票一點數，共計五元票九張。我不懂，何以竟有此事。我再點，可不是九張是什麼！「喂，先生，給你講一句話，」我對那位仰首抽煙的先生說。他忙着和人談天，不

睬我，我少不得再喊得響些。「吐啦哇啦

吵什麼！」他終於迴過頭來聲斥我。「先生，款子有錯。」「不會錯的，不要瞎三話

四！」「真的錯了，多一張五元鈔票。」

「什麼！」他聽見了這句話，居然直立起來，走到櫃檯邊。他一手將我手中的鈔票

，取了過去，親自點數。數了幾遍之後，他即抽出一張，然後將其餘的向櫃檯上

放，迴身就往寫字桌上。「我不瞎說罷，」我誠惶誠恐地說。他此刻居然不再罵

我瞎三話四了，並且也不說什麼別的話，只在拚命吸煙。我感激涕零，將那八張五

元鈔票，收拾在手，捧之回寓。

四月九日 我往弄外某小店購物。

至則店門大開，櫃內無一人。「有人沒有？」我一連喊了好幾聲，不見答應。我所

要買之物，本非必要，而且亦可往他處買

得。但我因見店中無人，似乎非在此地買

不可。我又喊了好久，別的來買物者，我

亦爲之招呼，爲之解釋，說店中無人。他

們隨來隨去，我仍立在門口叫着。好了，

老闆娘終於從小菜場上回來了，同時，一

個學徒也從不知什麼地方回來了。老闆娘

一看見學徒不在店中，而從外面進來，就

一把將那學徒之髮，拉在手中，一連打他

幾個巴掌。「你這斷命小鬼，你又偷跑出

去了，」老闆娘還在罵着，「要是店裏東

西被人偷去了，那將怎樣辦呢！」「我去

撒屎的，」學徒說。「喂喂，」我說，

「我要買一匣自來火，我已經在此等了一

刻鐘了。」但彼等誰也沒有聽見我的話：

老闆娘只顧打，只顧罵；學徒只顧哭，只

顧辯白彼之無罪。沸沸揚揚，鬧成一片。

我誠心要將一匣自來火的生意給他們做，

他們似乎沒有工夫，我沒法，只好去而之

他。

四月二十八日 我最怕出去買東西

但是我既一個人在上海，無人可託，有些東西，只可親自出馬。我走上了「大英大(度)馬路」的南京路。我要買一個熱水瓶。我看見一戶富麗堂皇之洋貨店，我即走了進去。店夥一見我，似乎對我很注意。然而他們並不向我招呼，立着的還是在那裏，坐着的還是坐在原處，只瞪着眼睛看着我。我惶恐異常，怕有什麼對不起他們處。我在櫥窗裏看看，找到了我所要的熱水瓶。我膽怯地，低低地問一最近我之店夥說，「這個熱水瓶是什麼牌子？」

他眼睛翻出了白珠，向我一彈，用着警告和教訓的口氣說，「這是來路貨孔士牌，你買不起的！」「我就是孔士牌，」我不識相地說，「請你取出來給我看看，好麼？」他帶着十二分勉強而又委屈的樣子，將一隻熱水瓶取出來向玻璃桌上一放，立刻頭就轉了過去，似乎怕我見了此物要嚇倒，不願目睹此慘景。我一看牌子不錯，問了他的價錢，就不缺一個銅板，爽快地照付了。我實在還想買些其他用物，但

恐惹起他的怒氣，就連忙走了出來，雖然他在收我的錢時，面色和善些，但也格外難看些，已經承認我是一個買主了。

五月一日 勞動節。今天我忽然動了去看一場影戲的雅興。我走到一個不知第幾流之大影戲院。我一見售票處用英文掛着樓下六角牌子，我就擠上去，掏出一張三張角票，交給買票人之手。他將角票一看，就迅速地搽到胸前抽屜裏，然後給我一張票子。我票子取在手中，正要迴身出來時，忽然覺得我的角票數目可疑，於是急急對那售票員說，「不對不對，恐怕我方才給你的角票有誤，請你查查看。」他眼睛向我一突，嘴也張了開來，露着所鑲的金牙齒。「儂要那能！阿拉會錯儂格銅鈔麼！」他說着，就隨手在抽屜裏抓了一把鈔票出來，大大小小，紅紅綠綠，頗為可觀，向他面前的板上重重地一放。「儂要末就一齊拿去！」不敢不敢，「我連忙道歉說，「我深怕少給了你，因為我方才記得，我似乎只有兩張兩角票，和一張

一角票。」他聽了我的話，似乎有些出乎意外，略略一頓之下，就將胸前的鈔票摺了下去，嘴裏咕囁着說，「打哈棚，尋哈開心！」我本來還想向他指天誓日，表明我非打棚或尋開心，但是一看他那板得絲毫不透風的面孔，我只好啞口無言，鑽入影戲場中，揀一個角落裏坐下去，免得同在那裏買票者，看見我之窘態。電燈一熄，影戲開場，我方安心。

五月十日 我今天一進這片書店，便一直提心弔膽着，生恐我會得罪他們，因為他們，那些店夥，一見我進來，好像就都個個眼睛突出，死盯着我。我看見情形不對，極想早些溜之大吉。然而轉念一想，如果一進來便走出去，明明我是來別有所圖，不是來買書的了，故我仍強自鎮靜，在書攤上看着。我想看到若干時間，乘他們不注意時，就可以溜出來了。不幸得很，在我隨便瀏覽之間，卻發見了幾本我正要買之書。我就取了起來，向一個監視我最嚴密之店夥，討問價錢。一共是八

不是廣告

壹敢

介紹文批名家 胡山源先生

自青年週報特請胡山源先生義務批改作文以來一時需要批改之作文如雪片飛來堆滿胡先生之案頭約略計之日必數十篇胡先生精力有限自難一一遍為批改同人等有鑒於此爰為酌定潤例以示限制凡愛好胡先生之批改者盍興乎來

計開

五百字以內一元一千字以內二元一千字以外照加
文言加倍細加眉批及總評加倍韻文再比文言加倍
特別長文及專著另議 潤須先志 支票不收 叨光
現幣 隨到隨批改原班回件 視設青年週報社內

介紹人 陸子興 詹有功 同啓
楊雲深 丁茂春

自從「青年週報」登載我的「作文批改」以來，的確使我忙得不可開交，窮於應付。若說不批改，未免辜負青年學生的求學志願，若說一一批改，當然又為事實所不許。陸高誼先生知道了我這個為難，便笑着對我說，「我倒有一個辦法在這裏，包你不空不忙，名利雙收，一舉兩得。」我問他是什麼辦法，他不立刻回答我，只拉起筆來，迅疾地作了上面的一張廣告，然後才又對我說，「你看，這不是一個好辦法麼！」我看了笑得說不出話來。他又一本正經地說，「我真的肯為你出廣告費，去登入新聞報。」我說，「這不是頑的。」他說，「那末至少你就登入紅茶罷。」我說，「豈不給人笑話？」他說，「人們笑話不笑話，倒不必管，但至少也可以給真要作這項生意者，一個範本。」我覺得沒有再反對的理由，就將這廣告登在這裏，以博大家一笑。批改作文而定出這樣的潤例，可以說未之前聞，也許可以在文丐賣藝的潤例中佔一格罷。至於果然要做這生意的人，要以此為範本，我當然願意。請他照抄就是。——山源附誌

紅茶 (文藝半月刊) 創刊號 不是廣告

本書，有一折八扣者，有石印者，有木版者。他在算盤上的的搭搭打了一陣，就報給我一個總數，說是幾元幾角。我說，「請你一項一項告訴我，每一本什麼折扣，共需幾個錢。」他顯着不耐煩的樣子，一面打着算盤，一面很快的嘴裏念着，這一本幾折，共多少錢，那一本幾折，共多少錢，念得比唱獨腳戲之急口令還快。他念完之後，將算盤一放，又加上一句說，那不是幾元幾角麼？表示我實在過慮，他是不会錯的。我實在笨，他所念的數目，我一個都沒有聽清，甚至總數都有些模糊。「請你慢一些說，好麼？」我請求着。「你要便要，不要就不要，並不強賣給你！」他突然聲色俱厲，向我呼斥。不但是他，全店的店夥，也都向我聲討，說我有意向他們找麻煩。我一看店中並無別個主顧，我一個人在這裏，說不定將吃什麼虧，就急忙逃出店來。

木子君日記，向有多折，以篇幅關係，只得割愛，請木子君原諒。 編者



突圍

若霖

(一)

又是一個大熱天，過午時的驕陽仍在發着餘威，馬路上的柏油給熬得堆了起來，走在上面鞋兒幾乎要給拔脫。他從小客棧中匆匆地逃了出來，雖然單穿着一身白紡綢衫袴，但是混身的汗漿已把這由油垢塵埃所染成的褐色樣子一變而為黯黃色了，貼黏在身上委實使人發着奇癢。他用手向前擺着，肩上的裂縫吱吱地竟然發出怪聲，看看自己這副樣相，已是一個小癩三了。

他踱進了街口，幾次退回轉來想不去了。他不斷地在一條弄裏打圈子，沒有勇氣敢再提前一步。

「喂！儂尋哈人？」看弄堂人惡狠狠

地對他射上幾眼，「喂，弗要弗識相，當心……一點！」

這會，他祇好硬了硬頭皮，挺了挺胸口，裝出從容不迫的樣子來：「什麼？我是到××號裏去的！」

但是他感覺到自已的聲音有點顫抖了，便暗暗地罵了一聲壯壯膽子：「混蛋！」

「碰門嗎？還是揪一揪電鈴罷。」他躊躇了一會，決意把個食指在矮外門裏探索了一下，揪得怪重的。

七上八下地等待了好久，這個朱漆的後門上一扇釘上鐵條的小門呀地開了，一個皺着眉的婦人頭，彷彿熟悉的聲音：

「喂！哈人……『活現』——周家少爺嗎？……」

這個娘姨懶懶地開了後門，站在一邊

，很希奇地把兩支銳利的目光直照到他身上，他受到一些重的威脅。

他強項地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

他勉勵着自己穿過廚房，走過了長夾街，踏進了客室，突然嘈雜的聲音刺破了他底耳鼓，心房陡地一震動：

「哈哈……嘻嘻……白板……碰！……劈拍！你是上家呀……」

「……」

客室中擠滿了一堆姹紫嫣紅的人們，在嘻嘻哈哈地放浪着，正中桌子前四個人，在抹着牌，一個是姨母，其他三個好像是姨母的小姊妹？很生疏了。

起先他們還在興高采烈地弄着骨牌，包圍着的男女們在胡鬧着，後來還是姨母

開始發見了他。

「你幾時來的？」她突然霎一霎眼睛，認定了是他，好像很懊悔似的吸了口長氣，「怎麼會得弄成這副鬼樣子哩。」

於是整個客室中的一羣珠光寶氣的客人們，都回轉了目光集中在他底身上，很納罕地在這裏發見了這個人，對他一動呆望着，似乎在鑒賞着件自天而降的寶貝；有些呢，覺得很面熟，做出不敢相認的怪樣子來，他們這樣地在唧唧噥噥交頭接耳着。

他除聽得一些嘶嘶的電扇聲音，和感到五盞雪亮的花吊燈太刺眼以外，沒有什麼了。

最後，還是姨母繼續開口；

「……坐一坐，姨父廂房那邊有客，慢點兒進去。」她剛說完，又去按摩着許多花牌了。

「……………」

嘈雜的聲音又塞滿了這客室，堆砌雀牌的聲響和電扇嘶嘶的叫音都給掩蓋住

了。

忽然廂房口閃出幾個人影，他趕緊縮住在一邊，屏心靜氣地坐了下來，隔了些時，姨父慢慢地踱回到了客室。

「噢……………」突然姨父寬廣的紫腔臉上集中了幾條縐紋，他窒息住恍惚聽見他底胸前掛着的翡翠錶梗碰到金四開上所激發出來的悅耳的聲音；漸漸抬起頭望了一望；姨父比以前「發福」得多了，酒精鼻子下的小鬍子在閃着亮光……………」

這回，男女客人們又奇怪地集中了目光對他呆望着，好像要看出他有什麼花樣景似的。

「坐坐呀，」姨父把線襪衫袖朝自己腰圍上一甩，接着嘆了口氣盯着了他。

他囁嚅地說明着來意，希望在「府上」暫住一兩個星期。

「照理呢……」姨父彷彿明白了過來，就放了心，用雪白的麻紗絹頭擦着額上的汗，慢慢又繃起了眉毛，忽然低了口音，「是呀，潔長弟你是明白人，我這裏住

的人太多，吃吃口末又……那個負擔呢，真不輕，真不輕，並且非常時期，照理呢暫時住住……不過怠慢一點……也好也好……………」

他苦着臉用手對男女客人們揚了一揚：「是不是，我這會斷命的交易所做公債，實在走頭無路，蝕脫仔好幾萬。可恨爲什麼一定要打仗呢，失敗了，唉，失敗了，破產還不够呢，唉，唉……………」

男女客人們和姨母都不約而同地起了幾個會心的微笑；嘻嘻嘻嘻……中間夾雜些細微的噓音。電扇的嘶叫又給他們掩沒了。

「是呀，在月前我已經同伊故世不長遠的姆媽說過，××拉爺現在已經變成窮光蛋了，怪道一批近親都弗肯上門呢，周少爺你真是難得來呀……哈哈……」他姨母說了幾句話又滑稽地格格然笑了，男和女的客人們又跟着轟的發了一層子笑……

「不是嗎，聽梅舟先生說，你已經在×××師榮任了軍官了，爲國爭光呀……」

介紹^{希世奇珍}古本金瓶梅全圖

心齋

金瓶梅全圖之珍貴，當代收藏家知之甚稔，往往以不得見廬山真面爲憾。本圖向爲清宮珍藏，首頁之前，有乾隆篆文御印三顆，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曰「八徵耄念之寶」，曰「太上皇帝之寶」，其名貴可知。迨民國初年，故宮驟遭兵燹，此物遂流落人間。

秋水軒主人者，吳中世家，曾現宰官身，退休後，摩挲古今書畫，樂而忘倦。聞有是項畫寶，心嚮往之，幾經訪求，方得如願以償，購獲全部。平日什襲珍藏，視同拱璧，輕易不肯示人。此次故里淪陷，繞道漢粵來滬，所攜珍貴，沿途喪失殆盡，惟此至寶，寘之枕中，終得保全。本刊聞之，竊恐此希世奇珍，終遭淪棄，亟商請翻印，分期插入本刊，以饗讀者，主人重違其請，慨然允之。

識者謂，此畫出仇十洲手，否則亦必出自明之大家，因其精細宏麗，一筆不苟，非一般小家所能辦。且其衣冠文物的係明制，尤可證非清人手筆。

畫本原係彩色，精雅絕倫，且雖歷數百年，仍鮮明奪目，濯濯如新。今因影印，

噴噴……」他姨父又另外生出個新題目作爲語料了。

「……………」

陰涼的微雨的夜。他孤憤地又大踏步的走出了××里，蹣跚在泥濘的街頭，蓬亂的髮絲上滴溜着雨水，胸前溼了一大塊。天空中有點兒紅。他眼睛上感到有點寒意，有着無限的涼快和適意，舉起了輕健的吱吱步伐；他現在要重溫一遍流浪生活了……他恍惚記起有人說過，姨父在八一三戰爭爆發以後，販了一批「黑老」發了一大筆橫財哩，他小老婆不是又要吵着搬到香港去嗎？……他吐了口唾沫，發誓忘記了這些罷。

天又濛濛地起了層細雨，他有着無盡的醒爽，重新舉起了輕健的步伐……

(待續)

僅有黑白二色，然閱者視之，猶可見其古色古香，躍然紙上。現代流行之黑白畫，與此相擬，不啻小巫之見大巫。

全圖二百幅，無一景相同，甚至一桌、一椅、一窗櫺、一欄杆，亦皆絕不相同。錯綜變化，各極其妙。今之研究建築學、圖案學，沾沾以一得自喜者，視此瞠乎遠矣。至於洞房曲院，宛轉迴環，其位置之前後遠近，則又比例準確，絲毫不爽，決非近代畫家，所能望其項背。

然而畫至多幅，以不同見長猶易，以同見長實難。本圖二百幅中，孰爲西門慶，孰爲潘金蓮，孰爲蔣竹山……不論其姿勢若何，閱者一見即識。蓋畫者寫其貌，寫其神，處處如生龍活虎，呼之欲出，閱者由此幅至彼幅，不煩參詳，即有他鄉故知之感。

以上所舉數端，不過言其犖犖大者。實則種種精妙之處，殊非文字所能形容。本刊因限於篇幅，祇得陸續印佈，讀者能心領而神會之，當知予言之不謬。爰略誌數語，以爲介紹。

預告

下期封面古畫，北宋呂翺真蹟。畫者呂翺，宋開封人，工畫，至道中爲畫院祇候。授翰林待詔，不就，願爲本官通士，仍得賜紫。本幅曾經阮雲臺運跋，信非贗物，古色古香，非常名貴。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老了

不老

記得在不知什麼地方，看見過一首詩，其末了一句是「一聲腸斷叫乾爺」。這是說，冶遊的子弟，到了潘鬢漸斑的時候，妓院裏的小雛兒，看見了他，就要以「乾爺」相稱，使他大爲懷喪。

我從來沒有冶遊過，自然沒有這種「乾爺」福分，然而在別人對我的稱呼中，我今年居然初次聽到了「老」之一字。

那一天傍晚，我在霞飛路上匆匆地走着，忽然迎面來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鄉下婦人，望着我說，「老伯伯，謝謝儂，金神父路在那裏？」當下我就將她所問

無題

陳達哉

佛家好言業。造福業者得福報。造罪業者得罪報。業由自造。不自他力生。不因他力滅。此深合科學之論也。今茲遘國難。自是國防之不足。軍備之落後。曷爲不足。曷爲落後。則造因於數十年以來。即自積之業也。積業既深。受報斯烈。此之謂業不自他生。業盡則報盡。我不自振。終難自拔。則禍猶未更。此之謂業不因他滅。我之業報。如是如是。彼積業者。亦必如其業以報。無復疑義。

譬如爲學問。工力既深。造詣斯宏。彼其致力。積業也。力不虛糜。及其成功。業報也。如響斯應。不可倖致。不可躐等。爲學問者而妄求捷徑。不欲致力。則猶望紓國難。而忘匹夫之有責。冀他力之援助。必無幸也。

我嘗謂主義無恆性。無是非。主義因環境而產生。環境變則主義亦變。昔之所非。至今日而是矣。今之所是。至他日而又非矣。適於環境利於環境者。即顛撲不破之主義。及其環境漸變。而顛撲不破之性質。即不復存在。然則烏有所謂是非。我嘗於座談會中闡斯義。幾爲某貴者所呵。然而貴者之主義。昔是而今非。昔非而今是矣。孔子聖之時者也。時字最得當。最合實用。

的路，告訴了她，她真懂得禮貌，又是一個「老伯伯，謝謝儂。」

我簡直受寵若驚；我居然是人們所認的「老伯伯」了。我在路上走着，禁就將腳步慢了下來。說不到感慨系之，只有自己嚶笑着自己，謔出了這樣四句話，以發一笑：

少年心事尙如昨（昨叶茶），

路上奔騰腳步伽（伽，強健也），

鄉婦待人多客氣，

居然叫我老伯伯（伯叶巴）。

不過我總以爲這是偶然的事，我的老不老，不能以鄉間一個「阿大拉媽」的稱謝，便可以作爲定評。我還是偏強着，不服老，所以在某一處的小型足球比賽中，我還是趕得去參觀。不但看看就算，我還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叫着，狂呼着。一看見我們的同胞踢進了一隻球，我更其要在旁大跳大鬧，將帽子丟到半天。

我這樣的狂歡，卻引起了我前面坐在草地上的兩個小弟弟的注意。一個十一二

往者。敦煌石室古物。十九流入歐洲。每一念及。輒深悵惘。今茲浩劫。毀滅者不知凡幾。竊攫而去者更不知凡幾。皆國寶也。皆不可復得者也。甯祇悵惘而已。雖然。存在毀壞。一切皆然。安有不滅之物。徒事痛惜。未免不達。願胸中悵悵憤憤。畢竟不解。

我嘗乘巨舶。浮海上。四望海天相接。仰視長空。片片白雲相逐。俯觀大海。碧浪重重。不知所屆。此海闊天空境界。我甚憶之。我嘗處斗室。窗明几淨。案間文具數事。位置井井。室外小庭中。薔薇初放。濃綠中幾點紅花。日光溶溶。鳥聲細碎。此安閒自在境界。我亦甚憶之。前者不可常有。後者可常有而竟不許有。孤島生涯。未知何日方了。

好書不厭百回讀。禁得不厭讀之書。能有幾多。彼纍纍插架者。甯非贅疣。然亦有好書而卻厭讀者。有人以為不厭讀而非我所好者。有昔雖不厭讀而今則不欲復揭者。當然亦必有今雖不嗜讀而他日手不忍釋者矣。是則纍纍插架者。正不妨多多益善。

觀人家化紙錢。一霎時。烈火炎炎。其勢甚強。熾然不可近。顧轉瞬間。亦復烟消火滅。地上祇存一堆灰燼而已。又轉瞬間。疾風所過。灰燼亦不存矣。炎炎者易滅。一切熾然不可近者。皆作如是觀。

歲的指着我笑對一個十三四歲的說道，『看看，這個老頭兒真是滑稽。』

「老頭兒」？在我的聽覺上，少不得又是一震，以致我的高興減了許多。我的手腳靜了些，我的喉嚨也低了些。我才知道，我到底是老了。這兩個「阿根」或「阿土」對我並沒有必須感謝的地方，何必以此尊稱，來表示他們的客氣呢！我又講成了四句話，以為紀念：

足球場上快心時，

笑口大開喊 Goal，

地上兒童頻指點，

「滑稽之至，老頭兒！」

寫 意

羅·

國際救濟會第×難民收容所裏的一個中年女難民，由所介紹出去作娘姨，做了一天生活就回來，不肯再去。她對所中職員說，人家不要她，可是她對其他難友說，幫人家實在吃力，還是在所中喝喝薄粥的寫意。



買花

韋陀

「買花！」

門外忽地來了一聲賣花聲，把沉悶枯坐的我驚醒了，很無聊的立起來，開了門。

門外歇着一副擔子，裝滿了許多碧綠的花，一椽月季花，長着十幾個花蕊，有的已經半開了，嬌豔得非常動人。

春已經來了麼？迷了九個月難的我，簡直忘了季節了。仔細一想，阿呀！已經是四月裏了，春光已經盡了！

不由的問：「這棵花幾個錢？」「半元罷，先生！」

「這樣的貴？」「先生！今年不比往年，花園都是在中國地界的，挑到租界裏來，什麼東西都要捐，今年不比往年了。」

好久不看見了紅花綠葉，對於這棵月季花，倒有些戀戀不捨。

。「一毛大洋罷！」「噯！先生！苦生意，家裏房子都打完了，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做好事，算四毛大洋罷！」我想——我也是逃難的呀，家裏也許同你一樣。終於兩毛錢買成功了。

花，送到天井裏來了。還要買一隻花盆呢，我正在想。

.....
環攜着阿俊的手回來了，看見了花。「噯！買這種無用的東西

西幹甚麼？這是最普通的月季呀，家裏十多種名種，都不知怎樣了，買這最普通的，屋子擠的這樣，那裏能裝飾呢？一毛錢罷？阿俊要買點心捨不得，却買這個。」

我無言可答，看了阿俊一眼，怪可愛的小孩，爲什麼捨不得買一毛錢的點心呢？長期逃難，不得不經濟，何以忽然高興買花呢？

我懊悔了！悶悶的回到房裏坐着，我的靈魂飛到故鄉去了。

一畝多小小的園地，那花臺中的玉樓春，——牡丹——已經開過了罷，開了幾朵？杜鵑花呢，蘭花呢，月季呢，可愛的春之花，此刻還存在麼？將來回去，還是保持原狀麼？這樣的在想。

.....

門環響了，我的朋友浩來了，我很歡迎。

他給我薄薄的一包，「噯！你我不幸，房屋都給焚燬了！這是我託人回去拍來的府上的照片。」

我解開了一看，清清楚楚的一張照片，什麼都沒有，一片都是磚礫。我拿着照片呆住了。拿着苦笑，向浩說了一聲「多謝！」

林語堂的國文程度

潘子英



根據報上的廣告，知道林先生曾主編過幾種雜誌，出版過若干種著作，又時常聽人說起，林先生是『幽默大師』，多才多藝的博士，心裏著實欽佩。不幸得很，他的大作我從來沒有拜讀過，『夫子』之門牆高有幾仞，我一些都不知道。

自從上海成了孤島以後，真叫人氣悶異常，深恨沒有發到洋財，到外國去玩玩。前天，到一個朋友家裏去閒談，說起了我的氣悶。朋友一片好意，就到他那收藏豐富的書廚中，找出一本來，對我說，『你假使沒有看過，倒不妨看看，以爲消遣。』我接來一看，是一本英文書，題目是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著者是 Lin Yutang。當然我很歡迎，所以我便對朋友說，『我久仰這位大師了，外國人都稱讚他的，我可以藉此識荆了。』

巧得很，我一翻開來，便是第257面，一眼便看見了杜詩石壕吏的譯文。我用着滿有興趣的心理，連忙將牠讀了一遍。可是讀了之後，我的腦筋裏似乎有些異樣之感。因爲這首詩是我從小就讀得爛熟的，其中意義，到現在還沒有忘記，而這首譯文，似乎和我所記得的，卻有所不同。現在我且將牠們一併抄錄於後，

以資對照：

石壕吏（杜詩原文）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The Bailiff of Shihhao (林譯英文)

I came to Shihhao village and stayed that eve,
A bailiff came for press-gang in the night.
The old man, hearing this, climbed o'er the wall,
And the old woman saw the bailiff at the door.
Oh, why was the bailiff's voice so terrible,
And why the woman's plaint so soft and low?
'I have three sons all at the Niehoh'eng post....
And one just wrote a letter home to say,

The other two had in the battle died.

Let those who live live on as best they can,

For those who've died are dead for evermore.

Now in the house there's only grandson left;

For him his mother still remains — without

A decent petticoat to go about.

Although my strength is ebbing weak and low,

I'll go with you, bailiff, in the front to serve...

For I can cook congee for the army, and

Tomorrow I'll march and hurry to the Hoyang front."

—So spake the woman, and in the night, the voice

Became so low it broke into a whimper.

And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army she went;

Alone she said good-by to her old man.

第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二句，照我所能了解的，並不是疑問句子，只是感嘆句子。「一何」二字的用於感嘆，本是常事，我不懂林先生為什麼要用 *Why* 來譯牠，在句末加上一個「？」。

第二，「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譯作白話文，不過是說，「活的呢苟且偷生罷了，死的呢總是永遠沒有的了」，換言之，死的已是死了，活的還不知能活到幾時，時時都有死的可能。「存者」指一男，「死者」指二男，這兩句不過總結「三男」的話頭罷了。譯文用 *Let* 開始，口氣便像向來人（吏）請求，又用

For 接句，更與原來兩句對待的口氣不符。Let 之下用 those，另指一般人，這句的意義便模糊不清。

第三，明明是「請從吏夜歸」，何以要譯作 *Tomorrow I'll march* 。

第四，「晨炊」並不一定吃粥，吃粥並不一定在晨；而且軍中吃粥，似乎唐人不見得會窮到如此地步罷。譯作 *congee*，不知何意。按「猶得備晨炊」的原意，不過說，「我還會燒飯而已」，重在「炊」字，「晨」字不過是附帶的字，以成一名詞，以諧音節而已。因為中國的抽象名詞，往往需用兩個字，而用了「晚」字等，平仄便不調。總之，「晨炊」也者，不過「炊事」的意思，因須押韻，故將「炊」字放在末了，上面隨便加上一個形容詞。

第五，「乳下孫」着重在「乳下」二字，林先生沒有譯出。

第六，譯文大大地弄錯的，是末了兩句。原文是：「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這兩句的 *Person*，應和第一句「暮投石壕村」的是一樣的，不是 *she*。除了文氣的關係以外，還有下列兩個理由：（一）老翁的踰牆而走，是怕吏要捉他去，老婦既已在和吏同走，他如何可以相見，而她更何能獨與他作別？（二）開首就說「有吏夜捉人」，而老婦也說「請從吏夜歸」，是老婦早已在夜間被吏捉去，更何能天明與老翁作別？「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上句說人聲已絕，表明人已去了，下句則在其哀

這有人聲的遺響，所以說『如聞』，因此更證實了老婦在天明以前，已不在家。所謂文氣，便是一篇較有曲折的文字，總有一些結構，不能隨便寫到那裏便那裏。此詩作者的心既然有『暮投石壕村』的來踪，便不能不有一個去跡。他『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在文字的結構上，再自然也沒有。而且『獨與老翁別』五字，更暗示着老婦的夜去，老翁的歸來，足以包攝許多話，再好也沒有。這樣首尾照應，而又悠然不盡，實在是一首好詩應有的能事。如果照譯文的見解，試問將成何話說！

第七，來者是『吏』，不應譯以 *army*，本句雖已根本譯錯，這個小節亦不能不爲之拈出。

這首詩一共只有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個字，而且句子也不深奧，用字也不冷僻，我不懂林先生何以會那樣譯法。若說是意譯，總不當連原文的事實都不管罷。若說這是外國人譯的，那還情有可原，卻不料竟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文壇上有名望的人譯的。

我看了這一首詩，便不再看下去，只和朋友閒談着。談了一會，我正要回家，天卻下起雨來了，又只好坐了下來。在和朋友隨便有一搭沒一搭的應答時，我又隨手將這『傑作』翻着。英文的確寫得好，正如該書包皮上的廣告所說，便是一般英美作家，也只有少數人才會寫到這個程度。朋友告訴我，有人說該書是經過賽珍珠的修改的，我看看林先生的自序，中有賽珍珠 edited it

這句話，那末別人的說話是可信的，因爲 edit 本來也含有修改之意。不過隨時隨地，我總免不了發見一些他在翻譯國文時使我難安於絨氈的地方：

一、第120面，有下列的話：

.....It was spoken of as a period when the people
squatted on the earth and sang to the rhythm of
sticks beaten on the ground, so happy and innocent
that the burden of their song was:

We go to work at sunrise.

And come back to rest at sunset.

We know nothing and learn nothing.

What has the emperor's virtue to do with us?

這當然是擊壤歌了。但，第一，『壤』並不泛指『土壤』，*ground* 的譯文是錯了；第二，四行詩中，首二行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錯，而後二行所譯的，卻是『不識不知』，與『帝力何有於我哉！』兩句，真叫我大惑不解起來！擊壤歌恐怕連小孩子都背得出，其中那裏有『不識不知』這一句呢？哈，『不識不知』這一句，原來是在康衢謠中的，不曉得林先生怎樣會冬瓜纏入茄門裏，將牠來替代了『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這兩句。第三，『帝力何有於我哉』也並非疑問句，而是感嘆句，用不着那樣譯。

二、第128面……

.....It is taken from a popular Chinese drama, *The White Fur-Coat*,.....

所謂 the White Fur-Coat 也者，當然是指的綴白裘。但是

第一，綴白裘並不是 a drama，思凡這齣戲所屬的 drama 是孽海記，凡是看過綴白裘的人，都知道綴白裘是什麼。第二，The White Fur-Coat 只有『白裘』二

字的意義，還有一個『綴』字，不曉得林先生為什麼慷慨地捨棄了。

三、第 245 面：

.....After the fourth syllable in each line there is a hiatus.

林先生大談中國的作詩法，將七律的平仄列圖以明之之外，又加上了這一句。吟唱七言詩時，是否句句可以在第四個字上頓斷，我想真正懂得詩的人總知道能。這正和俗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對於任何句法的『五』不論，一樣的荒謬。

四、第 261 面：

.....*Moon Pavilion (Paiguet'ing)*.....

既已註出拜月亭的聲音來，何以又只譯成月亭呢？不解。類

放在屋面的，或是掛在屋簷上的，那牠當然要跌下來了。但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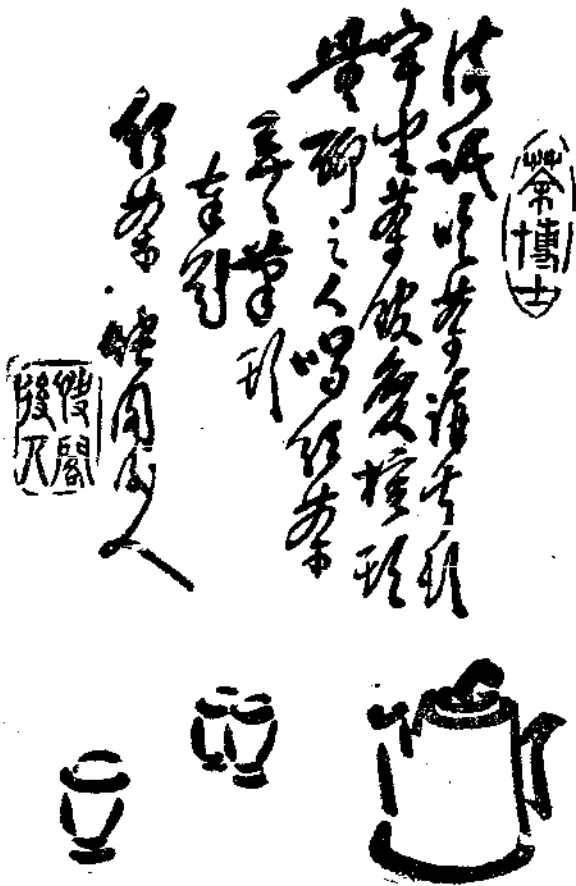
乎此的，還有僅稱『西廂』而無『記』，僅稱『聊齋』而無『誌異』，我想也有斟酌的餘地。因為在我們口頭上固可以無『記』與『誌異』，而在文字上總以完全寫出為是。在外國人譯這些名字時，固然可以任意改變，在國人自譯時，總以譯全為是——除非根本不曉得牠們底下還有『記』與『誌異』，與一般粗人將三國志演義只寫作三國或三國志一樣。

五、第 332 面：

.....We put this under the eaves,....One night two cats were fighting for food, and it fell down from the eaves, broken into pieces, basin and all.....

在這兩句之間，當中還有好

幾句，記着夫妻二人討論該項盆景的說話。但我讀到了後一句，再看看前一句，便又不明白起來。前一句明明是說放在屋簷下了，後一句又說從屋簷跌下來，這是為什麼呢？兩隻貓因食而鬪，何以牠會從屋簷跌下去呢？如果說貓在屋簷打架，該項盆景也是



的 put……under, 雖然也可以作掛在……之下的解釋, 而將盆景掛起來, 總不見得會有罷? 何況早已說是放在屋簷下呢? 我爲了要解決這一些疑問, 便向朋友的書廚中去找浮生六記, 果然一找就着, 尋到了閒情記趣中這一段, 一看, 原來沈復的原文是: ……置之簷下, ……一夕, 貓奴爭食, 自簷而墮, 連盆與架, 頃刻碎之。……

我的疑團, 乃渙然冰釋了。哦, 原來從屋簷上跌下來的是貓, 不是盆景。盆景的確是放在簷下的。不曉得林先生何故要將盆景變作了貓, 叫他從屋簷上跌下來。

我將林先生的大著翻到這裏, 恰好雨已經停止了, 我就將該書交還了朋友, 回到了自己的家裏。方纔因氣悶而翻閱該書, 不料在翻閱的不多時間之內, 發見了上列各種譯文, 回家之後, 覺得氣悶更甚。我簡直疑心林先生是存心不將這本書給國人看的, 否則他便一直還沒有知道這裏面有這些已給人發見和尚未給人發見的錯處, 再否則明知國人也能看見, 明知這裏面有這些錯處, 只要能够買得着金元和金鎊就夠了, 其他便置之不問。若果如此存心, 那當然將來是會成爲 millionaire 的。記得不知有誰告訴我過, 林先生曾對魯迅說, 他不要作由英譯中的事情, 而要作由中譯英的事情。看報上的廣告, 並且知道他已經在將浮生六記全部翻譯了。生意的確很不錯。然而其譯文的「信」的問題, 卻不能不使人懷疑。林先生讀中國書的能力不過如此, 其國文程度

如何, 我們便也可以知道了罷。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中的言論, 思想, 見解, 能否正確而代表其 Country 與 People, 乃是另一個問題, 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本文的目的, 不過要大家由他在這本書中零碎所譯的文字, 知道他的國文程度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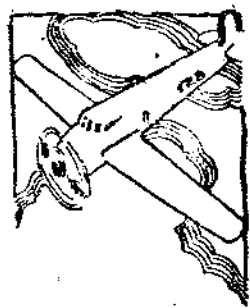
末了, 我記得該書第 214 面, 有這樣的話:

Scholars who were not economists wrote about taxation, literary men who did not know how to handle a sickle wrote about agriculture, and politicians who were not engineers wrote about "A Plan for Huangho Conservancy" (an extremely popular topic).

對不住, 讓我將上面的句子作範本, 學造一些同樣的句子, 看是像否:

Humorist who was not Chinese poet wrote about Chinese poetry, cigarette fiend who did not know how to handle a Chinese pen wrote about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painting, and money-maker who was not author wrote about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an extremely popular topic).

以此移贈林先生, 林先生以爲如何?



那一天你再來

老·大·

「那一天你再來？」我送徐到了門首，拉了他的手，實在有些戀戀不捨。

「不會得長久罷？也許不多幾天就來了！」徐一手拿着帽子向我笑着說，可是不覺得他是笑，我祇覺得他是哭，我的眼睛裏酸溜溜的，差一點要流出淚來。

「再見！」「再見！」他帶上帽子走了，他走得遠了，看不見了。

徐，他其實是個很誠懇的人。我和他同學，同事，同居，我們都不帶着家眷，又同在一个機關裏，所以合租了一間房，同居了已經多年了。這次，他受了外來的逼迫走了，我孤單單地回到同居了多年的房間裏來，房間裏的一切，都還是照舊，就祇少了一個徐。有時候徐到親戚家裏去了，買東西去了，我獨自一個在房間

裏的時候很多，不知怎麼，今天覺得這房間換了個樣子了，大大的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

我們倆的友誼，深得無以復加，可是，拌嘴的時候，差不多天天有的。我總覺得他的脾氣不好，他的舉動不對；他對於我也是如此。任何一點小事情，或者爲了一句話，鬧撇扭了，便拌起嘴來，往往鬧得很兇，只除了沒有揮拳。爭執的時候，我常常的這樣想，算了，我和你不是拆不開的，你這樣的壞脾氣，去你的罷，你總得受報應。

不但這樣的想，也常常這樣的說：「請罷！還是你喬遷？還是我出去？」他也常常的這樣說。但是拌嘴過了，等到鼓起着的腮幫子縮下來了，也就沒把這話放在

心上。有時恨極了，我心裏罰誓，一定出去找房子，不願意同這個可厭的人住在一起，但是也從沒有實現過。

他這一回的走，真的，就是他脾氣的報應。他老是苟安，偷懶，不修養，於是受了人家的攻擊，沒有辦法，不安其位了。他諷到旁的地方去了，他是被逼迫而去的。然而我很信任他，相信他一定有手段，可以把已失的位置爭回來，不過是時間罷了。等着罷！等着罷！他總有再來的一天。

我悽悽惶惶的獨坐着，想起了江文通的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別，真是最最銷魂的事！「那一天你再來？」「不會得長久罷？」

談葬

張培初

數年之前，我到紹興去遊玩，所有柯巖，蘭亭，東湖一帶，差不多都走了一遍。此遊所得的印象，除了山明水秀，的確令人發生快感之外，卻有兩樁東西，一是毛坑，二是棺材，使人極不痛快。現在，我且談談他們的棺材。

紹興人棺材之多，似乎要比別的地方出一頭地，因為我在別的地方，從來沒有看見平常家門的前後，亂放着有死人的棺材。他們則在屋前屋後隨便放着，使外來的陌生人，確實看不慣。

不過他們的棺材比了別的地方，又另外有一個特點，就是每一具棺材，外面都有麻沙石板所作的外槨。因此，在近郊的幾個山上，遠遠地一望過去，只見滿山都是橫的直的石板，蘇州天平山的「萬笏朝天」，也不及牠們那樣的洋洋大觀。原來

在紹興的四境：專產那種石板，除了別種建築以外，就用之於棺材和墳墓，在紹興人看來是很便當的，不像其他不產這類石板的地方，要視石板為貴物。

最近我接到一個親戚從雲南大理寄來的信，其中有一段說，那地方遍是我們所視為珍奇的大理石，以致人家墳墓之上，也就用着牠們。我雖還沒有到過大理，但我想像得出，大理人的用大理石，恐怕正和紹興人的用麻沙石，一般光景罷。這當然又是爲了大理專產這種石頭，所以視為常物，連墳墓上都會用起來，不像其他地方，只能獲得一二小片，將牠們鑲在檀木框子裏，放在廳堂之上，當作擺設。

我想，像埃及那樣，人死了製成木乃伊，葬在金字塔下，當然是空前絕後的特殊情形，只好存而不論，一二要人們的銅

棺或玻璃棺，也只是偶然的發見，也只好視作例外，而一般人真能在葬的享受上稱得起富麗的，恐怕第一要算大理人，第二要算紹興人了。此外，全中國的葬法，還都有一具木製的棺材，作為死人的最後安息之所，甚至自己買不起棺材的人，也有善堂施給他一口薄皮棺材，中國人對於死後的享受，在這點上，似乎還算到家。中國，除了可以給外國人以其他各種享受之外，至少還有一個死後的享受。

外國盛行火葬。人死了，一陣烈燄，便化為灰燼。還有舉行水葬的，最普通的是在航行中，撲通一聲，向大水裏一掉，任憑死屍葬於蛟龍魚鼈的腹中。這些葬法，當然各有其優點，我們不能妄肆譏評，然而比起我們中國的葬法，恐怕就相差太遠了，更談不上去和埃及相比。據說，外國人也有很多喜歡中國的葬法的，他們以爲埃及式的，爲事實上所不可能，而他們自己的火葬水葬，總覺得於心不安，不足爲訓。他們看中國的葬法，有木製的棺材

哀江南(並略論自由曲)

明 綠

浩渺長天 望帝京不見 十七朝人物一陣荒烟 又豈在日近長安
遠

三月十九 天旋地轉 悲切切手揮寶劍 慘悽悽髮披素面 萬歲
山上一命懸 衆臣誤朕非淺 說什麼望帝春心託杜鵑 枉自天
潢神仙眷

鍾阜巍然 長江天塹 金陵王氣幾曾變 誰知轉眼間 胭脂井壞
玉樹歌殘 降幡片片 一般的中原父老望旌旗 南渡君臣傾社
稷 恨得人目如電 痛得人淚如線

澄江靜如練 一聲雜髮起風波 亡國由來頭顱賤 一息尙存 誓
與週旋 願憑赤手障巨礮 空拳擋長箭 留得大明江山人人便
不惹腥羶 不留臭辯

衆志成城鐵樣堅 八十日歷盡了多少艱險 一旦陣雲低掩 血花
開徧 南薰絕舜絃 出水芙蓉霜風翦
嫩生生黃口投深淵 顛巍巍白髮懸梁巔 嬌怯怯紅顏赴烈燄 健

，將死屍好好盛殮，實在比了他們自己的火葬水葬，高明得多，若然更能得到紹興的麻沙石葬和大理的大理石葬，他們就更爲滿意了。因此，我常聽得外國人說，他們要死還是死到中國來，總比死在本國或海程中要好些。

我說這話，也許有些人要以為是無稽之談罷。一些也不是，我是有憑證的。直接的憑證且緩說，我給你一些間接的憑證，你就可以明白了。人生大事，無非死生而已。外國都承認中國的生之方式，比外國來得舒服，所以儘有在中國住上幾年的外國人，就此賴在中國，不肯回去的。西洋來的基督教傳道士，就是這種人的代表之一。生既然如此，有連帶關係的死，何獨不然。所以我簡直可以說，外國人到中國來，一方面是爲了生的享受，一方面也是爲了死的享受；他們來求生，也實在就是來求死。

外國人未嘗不喜歡大理石。請他們橫陳在大理石的棺材裏，我以為他們一定很

兒身手 鋒摧弦絕 猶自作巷戰 明知是螳臂當轆 拚得個飲
刃餐劍 江山入新朝 血肉留故縣

妯娌山下處處連 敵山灣裏人人健 草茅下民 一例干城選 那
壁廂圍城不作漏網魚 這壁廂窮鄉甯作喪家犬 羞殺他多少搢
紳軒冕

龍鍾偃蹇 白眼狂名何須辯 白眼無新朝 一死再不遲延 也算
是臨難毋苟免 從今後我不再聽燕語鶯囀 我不再看花明柳豔
我不再訪山溫水妍 我不再尋酒陣歌扇 我只是孤魂日夜繞
冬青 遙望着燕雲閒過遣

西臺慟哭千古傳 信國威名顯 只我這妯娌山如一拳 狂生姓氏
獨 更何人年年來把麥飯獻

庚信有哀江南賦，桃花扇的末了有哀江南曲，這裏也來了一個哀江南，是些什麼呢？也是曲，不過和桃花扇上的有些兩樣，這是一套沒有宮調的自由曲。

文學革命以來，詩有白話詩，詞有白話詞曲，却沒有白話曲，因為曲本來是以白話為主，詩有自由詩，打破了五言七言，四句八句和平仄的限制，詞有自由詞，打破了小令中調長調，以及平仄的限制，曲却没有見過自由曲，打破宮調平仄清濁的限制，也許有人說，通行的黎錦暉式的歌曲，以及各種電影插曲，不就是自由曲麼？當然，這是自由的，然而這不是我所說的曲，我所說的，乃是那有南北曲般意境，和南北曲般聲韻的曲，不是洋化的時髦曲。我久已嘗試過這自種自由曲，右面的哀江南，就是我嘗試的結果之一。

歡喜。甚至我還想，他們只要睡到紹興的麻沙石板，也許已很滿足了，而同時大理石棺又正如金字塔一般，可望不可即，難於實現。宋朝有人要在棺材裏面放些松香，以便千年之後他的屍體和松香一同化為琥珀。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不能不猜想外國人沒有這個野心。何況中國的土地廣大，往往一座墳墓要費上幾畝田地，死後的風光，至此可謂登峯造極了，要死得其所的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呢！

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生地，然而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死地，我可以斷然說。古人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現在儘可以改作「人生只合中華死，水色山光好墓田。」外國人要生的可以來，要死的尤其可以來。

笑

可愛的笑

一個三四個月的嬰孩，有點知覺了，

其實這種嘗試，並非自我作古。最初的任何種曲，本來也總是先有語句，而後譜以宮調的，南曲更是先有文字，而後製成宮調。至於曲有了定型以後，時時打破牠那定型的，也屢見不一見，人所知的例證，便是歸莊的蕩古愁，紅樓夢上賈寶玉在太虛幻境所聽的紅樓夢十二曲。我以為那樣的作品，雖然不合定型的宮調，儘可以為之另製宮調，譜以工尺。昔人的嘗試，實獲我心。

在時人中，嘗試白話的自由詩的，有胡適之等，雖然胡適之做得並不好，而白話自由詩却已在新文學上，奠定了基礎。嘗試自由詞的，有陳柱尊等，也做得不大高明，現在似乎在文壇上還沒有什麼影響。嘗試自由曲的，我却還沒有見過。我來做，當然並沒有完全的把握，也不過做一個發起人罷了。我希望愛好文學的人，都來嘗試嘗試，使牠能夠發展。

我這樣的主張，有着兩個理由：一是為了定型的宮調平仄清濁，束縛太甚，一是為了曲，南北曲的意境和聲韻，實在優美，不忍捨棄，想去其所短而存其所長。而且這原是對南北曲特有嗜好的人而說的，並不是對一般人而說的。一般人喜歡洋化的時髦曲，實在也不可以原非，所以我非但無意要提倡了這種自由古曲，來打倒時髦曲，我並且對於時髦曲，也是相當贊美的。我只願意大家能夠用得其長，在文壇上多添些興味罷了。對於這事，我歡迎討論和批評，請大家不吝賜教。至於我這篇哀江南的本事，也當說明一下。

我曾為「青年週報」寫過十六篇「明季江陰義民別傳」(「青年週報」登了五篇，世界書局急於要將牠們付印出單行本，以下的便沒有登。)其中有一篇，名李介立(沒有登過)，我就插了上面這一套曲進去。這是假託白眼狂生李介立，來即明末江陰的守城的，其作用正有些像桃花扇上的哀江南。本來「水之南曰陰」，江陰正就是「江南」，所以「哀江南」也便是「哀江陰」。開首三曲雖與江陰無關，但為全篇的陪襯起見，不得不爾。第三曲正哀南京，也就是「江南」了。江南時時可哀，於今尤甚，說不定我，或者其他文人，會再來寫出幾篇哀江南罷。

父母逗着他笑，他嘻開了小嘴，微微的一笑，紅紅的小臉上，現出兩點酒渦來，

——可愛！

來！來！給你拍照去。三歲的玲快活得什麼似的，換上新衣，坐着車，到了照相館裏，拍照了！好好的坐着，不要動！黑漆似的兩隻小眼睛，向人望着，她笑了——可愛！

為了一件小事情，——一件很小的事情，她發怒了，左陪一個不是，右陪一個不是，其實她早已沒有怒意了，却還故意裝着怒態。一個不小心，拌了他的腳，幾乎跌一交，她回眸一笑，輕輕的一聲——應該，——可愛！

六歲的壬兒，跳啊跳的拿着月考的報告單，我接來一看，平均分數九十六，考得好，給你兩毛錢，買咖啡糖！他倚在母親懷裏，望着我笑，母親推他來拿獎金，也笑了，——可愛！

可喜的笑

戰戰兢兢地拿着一束文稿，送給經理，經理仔仔細細的看，看完了，向着你微笑的一笑，——可喜！

盛怒之下的父親，把幾個小孩，嚇得斯斯文文的坐着動也不動，好似泥塑木雕一般，連擠眉弄眼也不敢。忽地進來一個人，正是父親的好朋友，期望了多久的好朋友，父親頓時收了怒容，哈哈大笑的迎接出去。霎時間，一室的緊張空氣，給大笑全變化了，大家都活潑了，——可喜！

賦閒好久了，流落異鄉，況味實在難度。偶然聽說新任的××廳長正是從小的好朋友，寫了一封信去，居然約期接見。人類是勢利的，自己在窮途，懷着鬼胎：「他未必肯援助我罷？」一聲很熟的笑聲，「噢！想不到你會在這裏，我正寫信到你家裏去找你呢。」他笑容可掬的來迎我，——可喜！

「號外來了！」「號外來了！」「要看勝利消息！」……急忙忙開了門，一個破衣老婦，噙着嘴，送上一張來，「先生

，××克復了，剛到的電報，一分一分，哈哈哈哈哈，——可喜！

可恨的笑

向一個很富裕的朋友告急，他打了一個哈哈：「嚶！老兄，真是同病相憐，昨天晚上，打錯了一張牌，就輸了我兩百多塊錢，輸得我空空如也。」他又是一陣狂笑，——可恨！

在公園的幽僻處，期待着那人，是時候了，忽地一陣笑語聲，背後來了幾個花枝招展的太太，爲頭的一個，便是自己的夫人，「噢！你也在這裏？」其餘的幾個都笑了，——可恨！

掏出表來一看，阿呀！不好，已經三點零五分了，——三點鐘的約，路還遠呢，坐電車好？還是坐人力車？走出門口，幾乎同來人相撞，那人一把抓住了我，哈哈大笑道，「巧極巧極，好久不見，我正來找你談天呢，——可恨！

「鄉間的情形還好，舍間的房子，不

過少了幾扇門窗，我回去了，却認識了一位××先生，他真幫我的忙，他還誇獎我是個能辦事的，所以我還得立刻回去，」說到這裏，他得意得微笑了，——可恨！

可怕的笑

「好！好！好！你真有本領，會把人家的姑娘給你騙來了。」軍法官提着筆，向那犯法的軍士一笑，——可怕！

「你老很忙罷，小號的借款，昨天已經到期了，兄弟特來拜望，」他兩隻眼睛，從眼鏡裏裝出十足的笑容來，——可怕！

妻子拿着一張照片，笑嘻嘻的給他丈夫看，「多麼美麗呀，你認得她麼？」呀呀，怎麼給她翻出來了？——可怕！

經理召集職員訓話：「戰禍這樣延長下去，市面是一天天的不景氣，本公司勉強支持，目下已到了無法支持的地步了，不得已，祇有把那平日辦事不得力的幾位暫且解僱！」說到這裏，一道眼光，霍的注射過來，向着你微笑，——可怕！

郭元

明 綠

明季嘉定義民別傳

嘉定的百姓守城幾乎守了二十天，終於在七月初四日被清兵攻破了。清兵一進城，見人就殺，城內的人，除了能够抵抗的以外，都到處奔跑，找尋躲避之所。郭元便是這樣奔跑着的一個。

郭元平常在冬天賣些橘子甘蔗，夏天賣些西瓜香瓜，作一個賣水果的小販，勉強可以過活。現在戰事一起，他的生意受了很大的影響，只好停業。不過他說，爲了打韃子，他餓死也是願意的。他很瘦弱，所以在這次守城的大事上，不能參加，只到處用他的口舌，去鼓勵人。又因爲他既是一個小販，認識的人很多，並且他伶牙俐齒，很會說話，所以他的鼓勵很有成效。

那時他奔跑着，只揀偏僻的，不大有人來到的地方走。可是清兵的搜索，極爲週到，所以他在一個小巷裏，終於遇到了一個清兵。

「蠻子獻寶！」那個清兵對他將刀揚着說。

郭元沒有法子，只好將身邊僅有的幾錢銀子給了他。

「只有這一些？」清兵努出了眼睛說。

「不瞞都爺說，小的是個賣水果的，實在沒有什麼銀子。」

郭元裝着懇求的口氣說。

清兵看他的樣子，也知道不是一個富有的人，所以拿刀背打了他一下，就丟了他另尋好處去。

郭元知道若不急速找一個藏身之所，非常危險，所以就一路留心着。他出了那條小巷，在相近南城的地方，看見了一片叢密的竹籬，便不顧荊棘的鉤刺，鑽了進去。這地方一則不大會有人來，二則竹籬的枝葉很濃密，裏面約略可以看得見一些外面，而外面則絕對看不見裏面，所以郭元覺得安心了不少。可是沒有多久，在他的面前卻發生了許多慘劇。

大概城裏的人逃無可逃，不期然而然地都逃到了這地方來。可是清兵的搜索既無處不到，所以百姓一到，他們也就跟踪而至。在郭元的眼睛裏所看見的是：每一個清兵追到了一個人，就喊「蠻子獻寶！」被追的人將身邊的銀錢或首飾給他一些，那個清兵方才肯放了他去追捕別人。但這個已被打劫的人，不免又要遇見第二個清兵，又要被打劫。錢物既然少了，他就不免要給這第二個清兵砍上一兩刀。等到他遇第三個清兵時，他已一無所有。他只有給這第三個清兵砍死爲止。

郭元耳朵中所聽見的，大都是這些聲音：

「蠻子獻寶！」

「已經經別位都爺取去了。」

「混帳！」接着便是「噤」的一聲，一刀砍在那個百姓身上。

「都爺饒命。」聲音很高。

又是「噤」的一聲。

「都爺饒命。」聲音漸低。

第三次的「噤」，接着就來。

「都爺饒命。」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以後便只有刀的「噤噤」聲，再沒有哀求的人聲。

一處這樣，別處也這樣。一片的「饒命」聲，一片的「噤噤」聲，如果不加細辨，粗聽起來，只是嘈嘈雜雜，恐怕還當作市街間作買賣，在爭多論少呢。

過了一會，逃到這裏的百姓已都殺完了，也沒有別的百姓逃來了，慾壑未滿的清兵，又開始向亂草叢棘中搜尋起來，當然也就搜尋到了郭元所躲的地方。他們用長槍向看不清楚的地方亂戳着，居然也有被他們戳中了聲張起來，被他們拉出去照樣洗劫，照樣殺死的。

郭元躲得很深，所以清兵的長槍戳了進來好幾次，都沒有戳到他。他並且已有一個決心，就是被戳到，也決不叫一聲，寧願給他們戳死在內，免得在他們的面前受許多氣。所以最後一次，槍尖路路劃破了他一些面皮，他只咬着牙一聲也不哼。

他在這裏躲了足足兩個晝夜，聽得清兵已經毫無聲息了，才敢出來。他已經餓得路也走不動了，勉強掙扎着往自己所住的地方去。一路上，不論是熱鬧的街道，或冷僻的小徑，都是被殺的

人。有些人還沒有完全死，手足還在那裏抽動着。

他在街上遇到了賣瓜子的王二。王二告訴他，他躲在文廟前一棵很大的柏樹上，沒有給清兵發見，所以保全了性命。他親眼看見有幾個女人，給清兵拉住了，在街上受到慘酷的待遇。面孔不好看的，立刻給他們殺死，好看的，立刻給他們常街奸淫。不肯聽從的，給他們用長釘將手釘在木板上，還是受到玷污。他看得氣血噴湧，恨不得跳下來打死他們幾個以洩忿。

當然，郭元也將自己的經驗告訴了王二，兩個人一而一而說，並且痛哭不休。他們走到河邊，只看見河裏的浮屍，簡直擠滿了水面。此外，他們又見每一個人家，門戶一定大開着，裏面一定零亂着，值錢的東西一定不留存，而屍首一定有幾個：有的是被殺的，有的是自殺的，或懸梁，或投井。

過了三五天，逃到城外去的人，方才逐漸回來。一看到自己家中的情形，沒有一個不放聲大哭的。然而當此處處都不平安的時候，逃往那裏去呢？也只好將就地住下去了。郭元也是這樣，明知在這城裏已經難於生活，也只好混着過下去。

兩旬以來，總算沒有什麼意外，大家以為經過了一次屠殺，此後總不會再有什麼慘酷的事情來臨了，所以便放心了些，由城外回來的人，也便格外多些。不料這天下午，一個風聲傳來說，城又給清兵圍住了，就要打進來了，大家在驚慌之下，又只好將城門閉了，都上城去固守。郭元雖然沒有氣力，也只好上了城。

大家在城上一看，果然有人馬將城圍着，就有攻進來的樣子。不過看那些人馬，並不何等精壯整齊，不像真正的清兵。

「呀，我認出來了！」郭元喊着說，「領兵的是太倉的浦老六。」

大家仔細一看，領兵的果然是常到嘉定來的浦驕。浦驕和他的弟弟浦障，都是太倉的秀才，太倉和嘉定相隔不過幾十里，彼此都有往來，所以嘉定人大都認識他們。

「喂，浦秀才，你來作什麼呀？」城上有人問他說。

「我奉大清大將李成棟將軍之命，來作嘉定的知縣，你們速速開城！」浦驕在馬上耀武揚威地說。「遲了我不答應，攻打進來，雞犬不留！」

「放你的屁！」郭元聽了，忍耐不住，破口就罵。「什麼大精，驢子罷了。虧你不要臉，還聽了他們的屁話來做烏官！」

「不得出口傷人，當心王法難逃！」浦驕在城下高聲喝着。

「浦阿六，你給我不要活現世罷，」郭元數說着。「你當我們不認識你麼？你這沒廉恥的灰孫子，大明皇帝有什麼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要投降驢子！我們嘉定有什麼虧待你，你要來作踐我們！我們嘉定被屠沒有多天，留下來的幾個人，正有些活不成，你一定要來作催命鬼麼？你還怕那李成棟的瘟賊，搶劫得沒有乾淨，要想來吃些糞渣滓麼？你這下流氓！你這私通外國的好賊！太倉沒有你，太倉不會給驢子拿去。嘉定有了你，嘉定就要染到

驢子的臊氣。可是你這斷命的毛賊，除非嘉定的人都死絕了，你才有稱心如意的一天，否則你休要妄想！你這殺千刀的畜生，快快滾你媽的蛋！你不去，你敢進來，我們就要將你像捉豬狗一般捉起來，千刀萬剮，將你的肉喂給狗吃。你來你來！我們等着你！——」

郭元這一場罵，聽得城上的人個個拍掌叫好，同聲附和着。王二說，「郭大哥，你正像城樓上的諸葛亮，唱着空城計，唱得很好。」

城下的兵，原來大都是太倉人，經浦驕的威逼利誘而來，現在給郭元一罵，個個都覺得有些慚愧，當不得郭元又接着說：

「你們這些跟着那個殺壞來的，本來都是我們嘉定人的好朋友，你們不要上他的當，胡裏胡塗跟着他來欺侮我們嘉定人。我們都是大明的老百姓，犯不着賣了性命給那個喪良心的狗才裝幌子，幫他升官發財。要是你們自己進來，我們一定開門歡迎，請你們吃喝。要是你們聽了那忘八蛋的指使，想來給我們苦頭吃，那末你們摸摸良心，應該不應該？我勸你們還是早些回去，下次自己來，不要和那個臭賊同來，免得傷了我們彼此都是大明老百姓的和氣。要是你們不識時務，那末就莫怪我們不講交情！」

等到郭元說完了這些話，隨浦驕來的太倉人，已經走了一半。浦驕看見嘉定人不好惹，只好權且忍氣回去。

「我認得你，你不要嘴響，過幾天給你看顏色！」浦驕臨走

時對郭元說。

「你這臭烏龜！你爬回去了麼！」郭元又高聲在浦嶠的背後恨恨地罵着，遠遠地送着他。「你再來時誰怕了你就是你養的！你當心我揭了你的烏龜殼！你這爛蘋果，臭東瓜，黃熟梅子，倒

瓢香瓜，蟲蛀毛桃，壞荸薺，乾癟棗子，空心甘蔗，蠶栗子，脫

皮櫻桃，苦李子，出水楊梅，總有一天，給我輕靈空墜地倒到毛坑裏去！」

去！」

有的人在孤島上逍遙，
有的人在孤島上哀號，
我們大家都是同胞，
我們應該給哀號的吃飽。

「哈哈，罵得有趣，這壞蛋一

定不敢再來了！」城上的人都這樣

說。也有人笑着說，「郭元，你倒

去這些東西，不要蝕本麼！」片刻

之間，郭元就成了人人所稱讚的好

漢，雖則他手無縛雞之力，只有一

張利嘴。

浦嶠回到太倉，對李成棟說，

「嘉定人竟是殺不怕的。大人派小的去，小的去了他們竟不肯接受，反而將大人罵了一場。看來他們又要造反了，必須再給他

們吃些苦頭才行。否則他們不接受小的，小的並沒有什麼損失，

而大人的威信，卻給他們破壞了。」

「好，我再派兵去，收拾這些殺不完的頑民。」李成棟說了

之後，就派出了太倉的降將萬國昌等，領兵再去攻打嘉定。

萬國昌的兵經過葛隆鎮，給鄉兵打得大敗而回。過了兩天，李成棟再派了大隊人馬，方才將葛隆外岡兩鎮，屠洗乾淨，肅清

了往嘉定的大道。

浦氏兄弟，隨着清兵大隊一同前進，心裏很是高興，因為他

們知道嘉定勢孤力弱，決不

敢再行抵抗他們了。不過李

成棟爲了浦嶠初來嘉定的失

敗，說他辦事不得法，已經

免了他的職，將嘉定的知縣

，給了他的弟弟浦嶠。但浦

嶠一心想出氣，知縣又是他

的弟弟做，所以自己雖被免

職，倒也不覺得什麼難過。

果然，這次嘉定人再也

關不牢城門了，清兵便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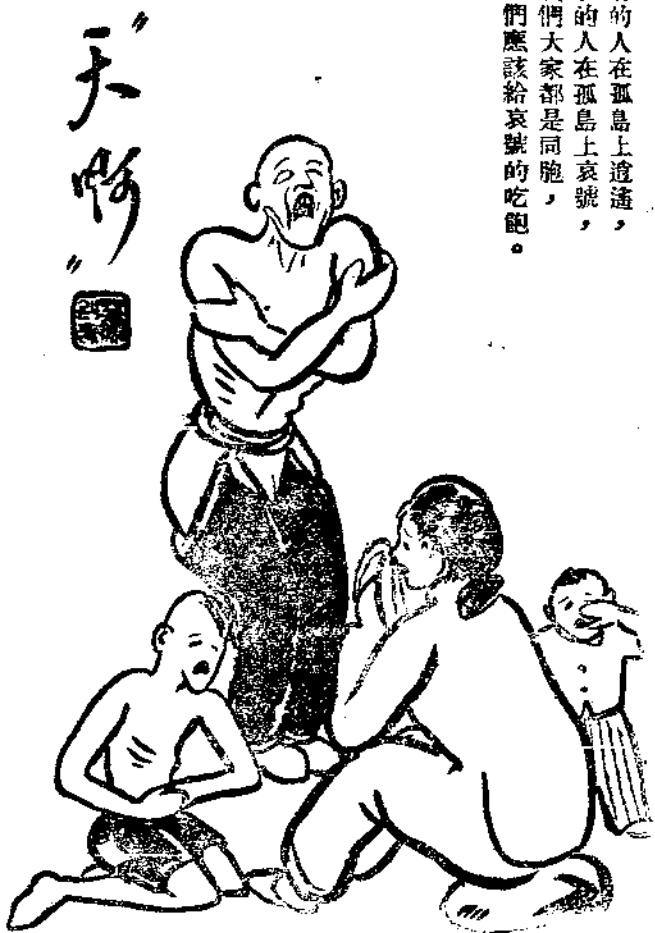
破竹地直到了城心。

浦嶠直入縣署，作了知縣。他想他的哥哥，實在太懦弱了，

以致上次吃了虧，這次他不能不厲害些，以便立下威風。又因爲

他家和嘉定相去不過四十里，和嘉定人素有往來，他認定這次如

果不用嚴刑峻法，就不能使嘉定人怕他而聽他。所以他最後的主



天呀

張是：殺，多殺，盡量殺，殺完那些非殺不可的嘉定人。

他發下命令，調查有沒有不雜髮的人。有的，便處以死刑。在這個命令之下，嘉定人又死了許多，其中一個是秀才朱衷恂，因為還有頭髮留着，便被他梟首示衆於東門。

秀才妻復聞是浦嶂的朋友，平素他們兩個人很爲要好，現在在南門外，也因為沒有雜髮，被浦嶂派出去的人捉了起來。他們也將他和他的家帶到了縣署大堂之上，叫他聽受審判。

「君屏，我的好朋友，」妻復聞一看高坐在上的是浦嶂，便喊着他的號說，「放了我罷，我——。」

「砍！」妻復聞的話還沒有說完，浦嶂就喝出了這一聲，刀從妻復聞的頸間飛過，他的頭滾了下來，其他的話也就此被割斷了。同時，他的妻子，弟婦，和外甥，一概都受到了斬首之刑。

浦嶂知道嘉定人已經怕他了，於是再派出許多人，到城內外各處去搜尋財物，載往太倉去，使劫後餘生的嘉定人，真正弄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至於浦嶂所最注意的是在城上罵他的人。那天他在回去的途上，已經知道這人是賣水果的郭元，這次一進城，有預先受他命令的人，立刻就將郭元抓到了他的面前。那時他在縣署大堂之上，對着他的弟弟處置着殺人搶物的勾當。

「你來了麼？」浦嶂一看見郭元，帶着既滿意而又譏諷的口吻說。

「是的，你家活祖宗來了！怎麼樣？」郭元狠狠地說。

「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浦嶂問。

「話多得很，」郭元答，「你站穩了，聽我來教訓你：你們的祖宗作了孽，所以生了你們這兩個不肖子。你們這樣的傷天害理，你們的報應已在眼前。你們活，是豬狗都不如的畜生，你們死，是餓了鴨的糞蛆。你們——」

「打嘴！」浦嶂吩咐說，便有人上去將郭元的嘴打得鮮血直流。但郭元仍是罵着：

「你們投降韃子，呼韃子的卵泡，舔韃子的屁眼，吃喝韃子撒出來的屎尿。你們的娘，老婆，女兒，媳婦，都給韃子睡，你們和你們的老子兒子，都給韃子當兔子。你們對韃子跪，叩頭。你們樣樣奉承韃子。因此你們討得了韃子的一些歡心，韃子給了你們一些好處。你們以爲這樣是可以長久的，是不是？哼，你們是在做夢！韃子是什麼人，你們不要吃糞吃蒙了心！今天韃子和你好，明天韃子便要你們的命。你們的女的男的，他們都要玩厭，你們的奉承，他們總要感到不足，那時你們只好像一條蟲，給他們隨便一腳，踏得無影無踪。你們——」

「砍了！」浦嶂一聲命令，郭元的話從此也就沒有一個結束。

預告

※下期裏封面插圖※太平天國之玉璽※

護居雜綴

全執華

陶應續憶云。一生初回溯道光時。六十年來竟至斯。我比先生廿年長。一生長誦免園詩。故先伯陶應七億中有「滄桑回首已頻驚。誰續遺山野史亭。甚矣吾衰感身世。耆儒頻爲計年齡。」之句。蓋卽感懷太史題詞而作。近接姪故鄉來函。謂所藏太史楹聯墨蹟。已因避難散佚。則至堪痛惜者也。

趙甌北軼聞

趙甌北先生。與先高祖玠堂公爲中表行。故玠堂公守一齋筆記卷首。有先生手題四截句云。「稗乘紛紛各逞才。壞人心合付秦灰。多君巧用齊諸體。演出儒家語錄來。史才獨擅善無施。聊撫新聞小試爲。毛穎陶泓原有例。古文手筆作傳奇。不炫新奇不撮空。探來都在見聞中。笑他司馬相如賦。烏有先生無是公。老藉叢書引睡魔。此編猶未廣搜羅。鄙人賣菜還求益。要看容齋五筆多。」愧余勞人神艱。未暇卒讀趙集。不識此題詞。亦嘗收入甌北詩鈔否耳。早歲並聞先大父云。先生幼時。家徒壁立。勿克延師。而性耽書卷。迺居武進旗竿村。村有塾師。聞而異之。示以八股詩賦。半載波瀾老成。師嘗告人。謂此子讀書有成。他日飛黃騰達。非老朽所能髣髴也。其家牡丹一株。枯萎已久。乾隆庚午春。忽開爛漫花。得二十七朵。是年秋。先生捷北闈。名數若合符節。辛巳復第三人及第。塾師猶及見云。

俞世園題詞

德清俞曲園太史。與粟香先伯爲文字交。當年過從頗密。投贈尤多。嘗題

捕蛇絕技

常州捕蛇丐王某。平日常在城內瑞芳茶樓啜茗。每年夏秋之交。輒來余鄉捕蛇。來時攜二麻袋俱。去則壘壘滿。鄉人已與稔熟。不之異也。某年夏。余自虞山旋里。偶與朋輩閒行鎮上。遇於某蛇室。丐方出其治蛇咬藥餅求售。友有欲購者。余尼之。創言疑其僞。要以面試。丐亦不辯。遂自麻袋取一秃虺出。粗如臂。及地蠕蠕行。昂首吐舌欲噬人。丐俟其前。故以臂迎。蛇猝射嚙。臂血殷然。丐隨以藥餅擦治。果立愈。時蛇正環視。意得游行漸疾。仍作勢向觀衆。余等懼欲遁。丐微哂。略以餘藥擦蛇額。蛇首驟縮。繼則全身抖顫。似甚痛楚。漸短小如瘦筍。木然不復動。有頃。丐復以食指蘸口津。徐徐抹蛇額。蛇遂長大如初。而丐之藥餅亦已爭購一空矣。余時年少好弄。自目睹此事後。得暇輒就丐。丐赴村落捕蛇。間亦隨往。竟其異。丐經行途間。常左右顧。遇堤岸叢莽。略一睨視。卽知毒蛇之有無。見洞窟。預知毒蟲種類及出處遠近。蛇或外出獵食。則環矚四周。已識所在。撮口聲嚙。舉步粘來。鮮有遁者。或蟄居深洞。則用食指探引以釣。乘其猛嚙。便以拇指指蛇頰曳出。尤百無一失。願此時與語。彼輒屏息不應。據

云。一呼吸則毒氣伸張入腹。便藥力難及矣。

丐酷嗜杯中物。能日盡高粱二斤。每當夕陽西下。輒擇街梢東向峻壁。以長竿畫一巨圈。未幾。而守宮絡繹至。傍圍凝佇。側首似醉。雖驅之不去。丐乃持竹觸壁。承以木盤。欣然攜赴酒家。飲時。必吮守宮腹中血液以佐。盡乃已。見者多皺眉作噁。而彼則津津有味。似頗甘美也。

丐臂指間捕蛇創痕。酒酣。輒現斑斑血色。顧左頰及頸項間。亦有巨疤。尤蔓延醜惡。余殊疑之。一日。丐薄醉。告余以顛末。

蓋數年前。宜興某山。突發現一巨赤練。粗如碗。長丈餘。初祇攫食附近鄉村雞鴨。後漸傷及樵採。且有牧童兩人。被其嚼斃。當地捕蛇丐。莫敢攫其鋒。鄉人患之。乃集議于紳董之門。釀鉅資募能者。久無應。聞王丐有異技。專足資金。至常延致。丐知蛇巨難制。有難色。後經來人數數懇。且增酬至百金。丐始敢動允。隨研合藥末。備利刃。偕陳徐二徒俱。至則休憩一夕。

翌晨。便攜械入山探視。經行處。均枯萎。旋在深菁前後。見蛇洞二。徑各五寸許。左近光滑不毛。的係毒窟也。歸乃囑鄉人備徑五寸長三尺竹筒一。及乾柴松香以俟。及午。彼此飽餐已。丐乃囊藥藏刃。持竹筒領前行。並令二徒執鋤左右隨。囑鄉人之少壯者。擔引火物。及山半。止莫前。丐與二徒。各以藥塊塞鼻。肩擔進。既至。巡視一周。知赤練蛭伏未出。隨命陳徒倚鋤守後洞。並以乾柴松香塞入。引火燃燒。徐徒植立距前洞三丈許。持鋤接應。已則以竹筒插前洞。將藥末徐徐拍入。炊許。赤練被烟火薰灼。藥味迷蒙。不能耐。作勢欲遁。丐側耳潛聽。聞洞中簌簌動。拍藥愈急。詎意呼然一聲。赤練已自前洞竄出。搖首舒舌。似頗困頓。丐恐被遠遁。亟擲竹筒。以

利刃刺其項。乃轉瞬間。蛇已掉尾欲行。丐奮身揮刃。繼及其腹。蛇覺痛反噬。丐左頰為嚼。痛極顛仆。但心殊了了。隨將左手藥囊傾撒蛇首。右手堅執利刃。劃其項。相持有頃。遂暈絕。二徒初見蛇勢騰蹕。未敢前。後漸萎縮。乃奔赴鋤擊。糜爛始釋手。迨撫視其師。則全身浮腫。面目已腥血莫辨。陳徒亟以藥末為敷周身。徐徒復嚙祛毒護心丹以哺之。腫漸退。口鼻有微息。乃馳喚鄉人。昇赴村舍。遠近聞其異。爭奔集團。驚嘆不已。丐受毒深。昏惘三日始能言。問赤練所在。徒謂已灰燼矣。丐切齒曰。此蛇巨而毒。奚止值數十金。豎子真不解事哉。二徒亦艱然曰。當時實無暇及此。師命與蛇值孰重耶。丐始無詞。後持酬歸。以二十金與二徒。已則臥床養傷。所得罄盡。始能行動。而體質自此孱弱矣。丐並謂守宮能制蛇。故常吮守宮血液。以蕩滌蛇毒云。此語信否。則不可知也。

闊 氣

21路公共汽車從打蒲橋開行的時候，忽地在人叢中擠上了一個衣若懸鶉，氣味難聞的半老頭兒。賣票的趕他下去，告訴他汽車公司定章，像他那樣的人是不可以來乘車的。他不肯，他說，有車錢就可以坐得。車子已在開了，賣票的沒奈何，只好由他乘着，便問他買到那裏的票。他說，買到大的。

世界。賣票的在將票子給他時，隨口說，你到大世界去作什麼呢？他說，我去討飯。他這一說，全車的人都大笑起來了，反而將方才厭惡他的心思忘記了。哈哈，他原來是一個闊氣的叫化子，出去討飯，還得坐汽車。有人說，這倒也不是為奇，他也是去上「阿斐司」的。

牢獄中出入



(一)

一九二七年四月。

是晚春初夏的天氣，有時冷，有時熱，很難使人捉摸。

兩天，冷得有些像冬天；但接連幾天晴，太陽光光的，風兒靜靜的，便會熱得有些像中夏。

有高潮，一定有低落的時候，好比在光明的白晝之後，緊隨着黑暗的夜。

革命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革命達到了高潮的時候，反革命的勢力便會反襲過來。

在我們中國，一九二七年四月，是一個革命問題最緊張的時期；因為這問題的緊張，各地起了一種紛亂。有許多人，在

這紛亂中嘗到了入獄的滋味；並且有許多

人，在這紛亂中犧牲了生命。
我呢？我是捲入了這政治的旋渦；僥倖的，我的生命沒有犧牲，但我卻嘗够了做囚犯的滋味。

C城離上海不遠，上海一天一天陷入了恐怖，恐怖的空氣也蔓延到了C城。

爲了恐怖。也爲了初夏的天氣悶得使人發懶，午飯後我躲入了寢室裏午睡。

我不知道這不幸的事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當一個朋友來把我喚醒的時候，情形已經非常嚴重了。驟然的事，我們不暇討論，我問朋友爲什麼不走？他說，前後

門均被把守了，這把守的人，便是我們往常很親近的武裝「同志」，但他還不知道他們來的目的，是搜查？是拘捕某幾個人

？還是要拘捕全體？

我們並不驚慌，驚慌也是無用的。

不多回兒，另一個朋友進來，告訴我們，凡是想出門的人都在門房裏被看守住了。一部份武裝的人，在各房間搜查，碰見人，也都客氣的叫下去；下去，無疑的也都被看守了起來。

是伙伴，當然是同一的命運。當他們光臨到我們房間裏時，我們三個人也自然的走出去，下了樓，加入了伙伴的一羣。

事情已經無可挽回，當他們取出繩索，叫我們十多個人排齊了，在每個人的左臂上一連串的縛起來時，大家沒有話，任聽擺佈。

有前導的，也有後隨的，也有在旁邊的；我們在武裝「同志」的指揮下，魚貫

的走到了司令部裏。

司令並不板起面孔，想來他還記得往日的友誼，所以很和氣的向我們說：

「真是很抱歉的事，我們奉了上司的命令，是沒有辦法的，請你們到上海去，一定沒有什麼事，可以很快就解決的。」

他既然奉上司的命令，我們也無庸責問他拘捕我們的理由，且況事實上責問也徒然。

原來他們是早已準備好了的，當我們在司令部裏坐不久，知道小火輪已經升火待發。我們又從司令部裏魚貫出來，魚貫在街上走。街上的人不知道什麼一回事，大家向我們看；在左邊的人看見了我們被纏縛起來了，表示驚奇，而右邊的人，也許有看不見縛繩的，不知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去做什麼事？還有那站崗的警察，平時看見了要行敬禮的，那時他依舊立正行禮。

到了小輪上，我們知道要先到一個去處，在那里過夜，第二天再到上海去。在

小輪上，須有幾小時的路程，於是我們隨便談談。並且和武裝「同志」隨便談談。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將怎樣？正和我們一樣，因為他們只是被使用的工具。

我們的命運，正像沒有舵的小船，飄到了大海洋裏，不能設想。

(二)

到P鎮時，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們上了岸，隨着他們到了那里的司令部裏。

司令部是設在一家很大的祠堂裏的，有一間屋子，他們指定給我們住；而在這間屋子裏，已經有十多個人先我們在了。

他們知道我們不會逃走，說實話，我們那時也沒有人想到逃走的一回事，所以他們把繩替我們鬆了，使我們能在這屋子裏自由行動。

這屋子裏先我們在的十多個人，他們是與我們同一命運的。他們在N城分擔着各種工作，在昨天，他們已經被拘押起來了，今天解到P鎮，碰巧我們也到，于是

我們的淘伙更多了。

一些不陌生，我們相見後好比老朋友一般。也一些不寂寞，我們什麼話都可以隨便談。

肚子餓，該是吃晚飯了，我們不客氣，推了代表去向他們說，他們告訴我們，晚飯已在預備了，馬上送到。送到時，我們並不客氣，大家很快活的吃，我們中間也沒有人爲了什麼心裏難過而少吃的。

抽烟，伙伴中間有半數是抽煙的。睡，夜深時也終得睡的。現在，我們三十多個人已經走入了同一的命運之途，于是我們一切都合作，我們經營共同生活，有錢的拿出錢來，聚在一處。我們分配了工作，有的管煙的購買與支配，稱之爲囚煙局局長，有的管租借被頭，稱之爲囚被局局長，也有管吃的東西的，稱之爲囚糧局局長。被推的人，並不躲懶，都很熱心的擔負起責任來。

這生活誰都沒有過過，大家感覺着新鮮的興趣。

地上，一屋子睡滿了人，大家有些興奮，睡不着，談談天，談談最近的兩城的情形，甚至談到曾經如何打死土豪劣紳，如何推翻軍閥的政權，雖然現在的命運被握在別人的手裏，但一點不自餒，一點不後悔，反而覺得無限的光明就在眼前。

第二天，太陽光還沒有射進來的時候，已經有人起來了；而這是連鎖性的生活，一有人起來，別的人也無法安睡，於是大家起來。

囚糧局的負責者擔負起他的工作了，他設法去買各種點心，分配給大家吃。我們沒有爭奪，也沒有客氣，如果有不愛吃的東西，可以隨便相互交換，在我們一羣中，充滿了和悅的情緒。

「今天會不會解我們到上海去呢？」

我們談論到這問題了，但是我們自己不能解答，於是去問看守我們的人；看守的人也不能肯定的答復我們，不過他們是聽到今天要解的，但不知什麼時候解。

既來之，則安之。我們並不着急；雖

然我們談論到未來，或者有最可怕的不幸，但也坦然處之。

十點鐘的時候，有人來關照，準備到上海去；不多回，我們被點了名，幾個人一串的又被縛起來了。

從P鎮到上海是有小火車可搭的，我們魚貫的到了車站，上了一節專車，駛向上海。

上海，我們被裝到了什麼路的政治部那裏，那裏原來是一個省立的師範學校，現在是一部份的房屋被佔，作改了政治部的用處。

在操場上，我們又被點了一次名，一串一串用繩縛着的人，這似乎是不平凡的，是那校裏的學生們驚奇的看看我們，竊竊私議。

有認識我的一個人走過，我招呼他，但他不理我，我那時不知道爲什麼；但過後知道，我們的案情是很重大的，每個人有砍頭的危險，而在那紛亂的時期，往往皂白不分，他招呼了怕牽累，怕被認爲同

黨而也遭拘捕，所以他不理睬我而走了。

太陽底下我們足足站了一小時，押解我們的人已經交卸，另有武裝的人看管我們，而這批看管我們的武裝者，並不攜帶笨重的長槍，個個都拿的是輕巧的盒子砲。我們問他們老是在叫我們晒太陽幹什麼？將怎樣處置？他們也回答不出。

後來，美國貨的新式手鐐代替了繩索，把我們兩個人一擋的銬了起來。同時開來了幾輛汽車，把我們裝進去，每輛車的兩旁站了兩個武裝者，一手挽住車，一手拿着盒子砲，威風凜凜地。

車開了，我們不知將開到那裏去，雄壯的革命歌聲沿路散射着。

(二)

楓林橋外交公署的一角，這裡不是牢監，但臨時一間一間的屋子裏都關了許多人，也就成爲牢監了。我們三十多人也佔據了一間。

房屋是很考究的西式建築，地板的紅

漆那樣的鮮明，我們在那屋子裏，簡直和日本人的生活一般，沒有牀，沒有桌檯，一切都在地上。當我們進了屋子，手鐐都去了，因為門上有鎖，門外有武裝的兵梭巡着，不怕我們逃走。

在那屋子裏，問題來了。

第一是吃。吃倒不成問題，因為他們供給的伙食倒很不錯，大約八個人一桌，雖然沒有桌子，但八個人圍在一處也就成了一桌。一桌菜六樣，四樣葷，兩樣素，白米飯挺吃，不是很不錯嗎？至于其他吃的東西，以及香煙等，外邊有親戚朋友的可以行賄以後送進來，所以也不愁。

第二是睡。睡卻成了問題，因為在P鎖的那夜，他們替我們設法去租了許多被頭，可是在楓林橋，不但被頭沒有地方可以租，就是親友想送進來也是不准的。所以在沒辦法中我們想出辦法來，那便是兩個人合一組，兩個人都把外衣脫下來，一個人的供給墊在下面，一個人的供給蓋在上面，好在天氣並不冷，所以也能將就得

過去。

第三是排洩。排洩是人人必需的，一間屋子並不如何大，三十多個人，簡直快要擠滿了，排洩器無法安置，所以他們規定，如果有人要大小便時，可喚着守的兵

，叫他把鎖臨時開一下。但這是够麻煩的，因為一個人要小便，把鎖開了，讓他出來，須得再把鎖鎖上了，才看着他到場角的廁所去；回來時又得同樣的一番手續。

起先，在我們自己，原沒有多大着急，最着急擔心的，卻是在外面的親戚朋友；他們想來探望探望，但是被禁止了。

我們想看報，報在牢監裏也是違禁品，一定要化很多的錢才買得到一份報，再偷偷摸摸的看。

親戚朋友看不到，也得送些信息給他們，但發信也在被禁之列，所以要發一封信，非得要化一元以上的小費。好在錢能通神，你如果有在上海的親戚朋友，有重要的信，不妨多化幾元錢，請他們專誠送去。

同室的人，都是熟識的朋友了，趁着大小便的機會，漸漸的和同牢的人攀談，也有熟識起來的了。而且，因為過了幾天，漸漸明白到這牢獄裏的人的命運前途是如何的有着危險。

某一室裏的一個人，今天被提去審問，用了刑，打得皮開肉綻，簡直像半死。

某一室裏的一個人，昨晚被提出去了，問看守的人，說是送到別的監獄去了；但從別方面得到消息，確是被提出去槍斃了。

某一室裏的一個人，曾受過兩次重刑，簡直不能醫治了，所以索性被槍斃了。

這樣的消息，不斷的送到我們的屋子裏來，於是，我們的中間，也充滿了恐怖了。死，雖說人人都有一死，死也並不是一件如何了不得的事，但能不死，人終是希望能生的。因此，我們一羣中的心緒，那時也起了紛亂的現象。

後來，我們大家改變了思念，不時要爲自己未來的命運擔憂。(待續)



中國的奈丁該爾

楊晉豪

讀「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胡山源譯 世界書局出版）

在肉搏的戰線上，在傷兵病院裏，我們會想像到，有不少中國的奈丁該爾，在救護那為民族和真理奮鬥而受創的戰士。她們有的是貧民，也有的是富室，有的是農工，也有的是學生；但是目標相同——為愛護同胞，也為愛護正義；為促進中國的解放，也為企求人類的福利。這些中國的奈丁該爾的功績，不比奈丁該爾本人渺小，而從整個世界體制變革上說，她們在暴力蹂躪下，出生入死的業務，較之奈丁該爾為了模糊的人類愛而在克里米亞戰役中為英國皇室利用以作為取勝舊俄的方便，似乎更有意義。

不過在歷史上，無疑地，奈丁該爾始終是一個可敬可佩的女界偉人，而且超乎她前時代的一切女偉人的可敬可佩。這是因為：

一、她有一顆真誠的人間愛的心。她的人間愛從愛植物，愛動物而一直展延到愛貧民，愛戰士。不分皂白的純粹的愛，似乎是帶着點基督教的精神。自然，改變了基督教原來的精神，利用了她以作為欺壓之工具的偽教徒，在今日是該被抨擊的；但是具有

反抗奴主性的倡導人間愛的原始的基督教運動，對於那些抽人筋剝人皮的權貴豪商，無論在道義上，在理想上，實有極大的進步的意味。正像肚腸墨黑的慈善家，急於名利的六丈夫，以及俗惡不堪的雅士，狼心狗肺的君子們，果然可殺可罵；然而名實相符的這許多人，可也未始不能令人感服。奈丁該爾的人間愛，其存在，其發揮，不用以作為博取名利的進階，倒為了它而犧牲精神財物，這個單純目的之真實，就是她的偉大處。

二、她能衝破傳統觀念而棄置身份。做一個護士，在當時的歐美，正如過去中國對於當兵一樣，那是被認為一種卑賤的職業的。高傲而實則殘酷地坐視貧民病死或士兵傷亡，好像中國古時在異族統治下俯首貼耳應酬做官的士大夫一樣，倒認為是高貴得不可一世。這不但是社會的反常，而且是人間的醜惡。奈丁該爾出身貴族，而且還是個「交際明星」，但她並不留意這種身份。她在幼時既願救護一隻狗，到大來更願救護一切人，就是這一人間愛的品德和理想，竟使她願意不顧上層階級的至友們的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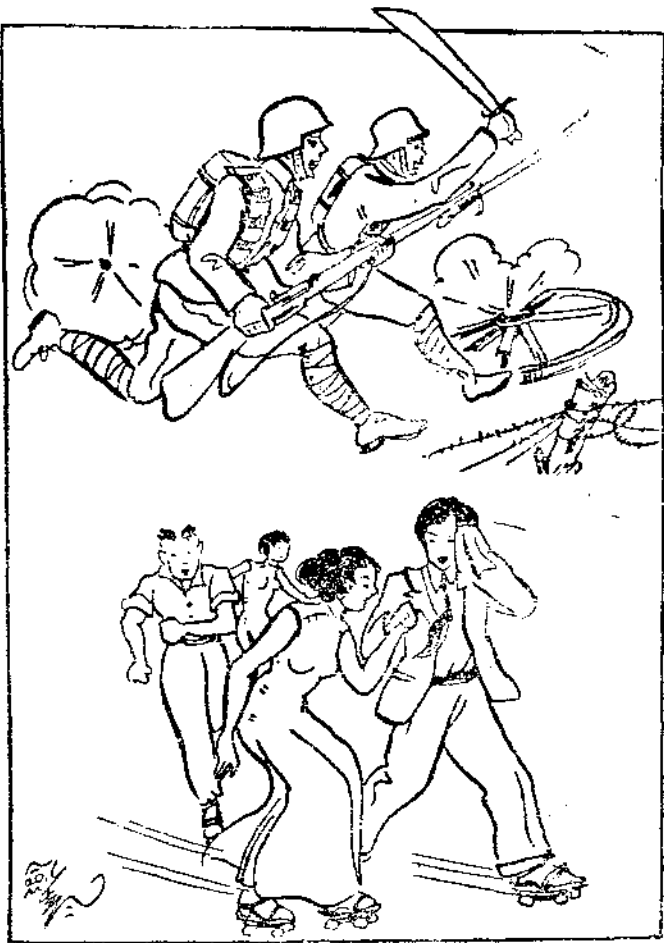
而去幹那為當時君子社會所輕蔑的護士。非有至大至剛的精神，非能忠於其品德理想，那能有這樣的勇氣？

三、她作了勞苦堅毅而偉大的實踐。奈丁該爾的品德和其理想，為的是表現在她的實踐上，所以是更可尊貴。徒唱高調，不

但是虛妄，而且是淺薄。但實踐而只注意些細微末節，也只是掩飾，或則是無能。奈丁該爾的實踐，和世界上的大宗教育家或大革命家一樣，是付其全部的精神能力以求其主張的本質地具現。她親身調查，研究，而且執行看護事業。她難於貧民羣和傷兵隊中為挽救他們的幸福而服務，把一切誹議，困難和危險，置之度外；這在她不以為「自尋煩惱」，倒以為求「心之所安」，這樣地把事物第一義地積極的看法和做法；和有些只鞭策着別人工作以建築自己之名位的小聰明家，比起來實在是個大傻子，但也實在是個大偉人。

衝鋒與衝風

蕭以亮作



想，為的是表現在她的實踐上，所以是更可尊貴。徒唱高調，不

的精神和榮績。另外，有做中國之奈丁該爾的人，我想一定不在少數，惟望她們能在比奈丁該爾更多荆棘的環境下，更高地發揚和光大奈丁該爾

像奈丁該爾這樣的女偉人，在目前中國是絡繹地在生長着，

女權運動者和改良監獄者等等，此地不想多說了。

佛羅稜斯·奈丁該爾的傳記：載阿丹斯福斯或所著現代歐美女偉人傳中，該書已由胡山源先生譯出。胡先生是中國新文藝界的老前輩，譯筆之通暢流利，斷非使人看了頭痛的硬譯可比。而且，胡先生也正是個「人間愛」的精神的實踐者，而不是個形式的取巧者，他喜歡幫助他人，而卻並不企圖報酬。這方法在社會改進的科學意義上果然不無問題；但我們要省悟，沒有人間愛的人，就根本談不到社會的改造。「

奈丁該爾的事績，實在使人感動」，胡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感動了譯者的譯文，已超越了文字的翻譯而成為精神的翻譯了。

該書內有十個女偉人，除女護士的創始人奈丁該爾外，還有

外國通信社的翻譯

聞 雲

每天看報，看到外國通信社的翻譯，心裏總有以下這兩個要求：

(一) 譯名統一 外國通信社不是一個，而作翻譯的人也不是一個，要使他們所譯出來的專名，大家統一，似乎總有些為難罷。但我以為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只要大家備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就夠了。這書初出時，缺點很多，現在（我所有的是二十四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卻已到了標準化的地步，在沒有比牠再好的標準以前，我以為大家應該用牠（並非受商務之託代為宣傳）。否則，你也一種譯法，我也一種譯法，在單行本的書上，已覺討厭，而天天在新聞紙上一定要耀入我的眼目，真使我厭惡之至！例如上次 Panny 號被沈，有的譯

作「潘南」，有的譯作「巴南」，有的譯作「班奈」，已使人看了皺眉頭，而還有一位翻譯先生，不知是否湖南人，或是法國留學生，卻硬將牠譯成了「潘萊」，弄得沒有看見原文的人，莫名其妙。為什麼大家不肯照「標準漢譯」譯作「巴奈」呢！這又不是難事，我想各外國通信社的翻譯主任，正應該留意及此才是。而且報紙上的譯名，往往就成爲一般人翻譯時的表率，譯得不妥，不恰當，不統一，都將貽害於中國的學術界，因此外國通信社的翻譯，尤其不可不留心於此。

(二) 不要用古文調子 每逢我一讀到那些新聞翻譯的「之乎者也」時，我就要渾身不得勁兒，皮膚上起粟子。其他報告新聞的文言，都是平鋪直敘，爽爽快

，雖然是文言，的確明白如話。不曉得爲什麼外國通信社的翻譯，都要用文言，還要用那種濫調的文言！照理，翻譯應以白話爲主，使原文的意思，可以點滴不漏。如果爲了篇幅關係，也就應該用明朗的文言才是，爲什麼要用那遠兜轉的臭文言呢？況且多添了虛字，不也一樣不經濟，要多佔篇幅麼！在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是這些調子：「此其所爲，」「蓋……者也，」「是乃……也，」「……其……乎，」「……而已也，」「夫……者，」……。而每使我看見了就要說一聲何必多此一舉的，是每段新聞之末的一個「云」字，似乎沒有了這個「云」字，就不成其爲譯電。我希望喜歡用這種調子的翻譯先生，肯用一些工夫，看看各報館的專電和中央社的通信電，以及報上其他新聞的敘述，不要膠柱鼓瑟，食古不化。本來英文新聞電，是很淺近的英文，更用不着將中國的古文來譯牠，也更不至於非用古文譯不可。林琴南用史漢的古文來譯魯濱遜飄流

記，究竟是要不得的。而且用非其所，也出不了什麼風頭，何必呢！

在現在各外國通信社各自為政的局面之下，我的要求恐怕是難於辦到罷。從前牠們受中央社統制的時候，我懶着沒有發

表這個意見，現在我發表了卻又太遲了，事情真有這樣的不湊巧，說不定。

然而我想，牠們總是還有同受一個統制之一日的，我的要求，除非中央社的主任不贊成，否則總有實現的一天罷。

吸煙捲的藝術

蕭劍青

輕巧的兩指，揀着一枝煙捲，有時閉着眼睛，送到嘴唇角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伸着脖子，似雲似霧地在肺葉裏巡蕩一回，再一絲一絲經過鼻孔遣散。

凡是會吸煙的人，大都修養到這一套怡然自得的本領。

吸煙的人，由他那一副神情上，完全可以表示他對煙捲的珍愛；在他定神深吸的時候，幾乎可以說：煙捲便是他的生命。可是這種帶了「自私」的戀情，在他自私慾飽滿以後，或是「自私」的目標消失以後，戀情當即會冰消瓦解，那一副所謂愛

煙如生命的情態，就變了一齣蹂躪演出。

煙是吸得不能再吸了，祇剩下短短的

香煙屁股了，這時，卻不妨火速地由脣角拉下，攢在地上，再加上踏牠幾腳；雖則是有時會有人還用留戀的眼光去度量這煙屁股的長短，但是仍不免那最後的一踏。

倘若把吸時煙的珍貴，與拋時煙的被踏，對看一下，可以看出吸煙者兩副不同的藝術：一是「自私」的戀愛；一是「滿足」後的踐踏。

假使我們再把吸煙者購煙時的態度檢點一番，那又可以說是追求時期的藝術：

購煙人在未購得以前，必集中心思以選自己的所好，必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求自己的所愛。經濟情況雖有不足，必搜索袋底，或借或討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這一對煙追求時期，尤可以表示煙的珍貴底生命，恐怕煙捲本身也想不到會受最後一踏的所賜吧！

有人說：這一踏是吸煙者謹防香煙死灰復燃而惹起大禍。或有人說：這一踏是給煙者更大「自私」的演出，因為他還怕着自己的遺棄，會走上拾煙屁股的朋友們底口上。

這兩說姑且勿論，總之吸煙者在他那追求，深吸，腳踏三套藝術的演出，已經充分地表現出煙生命的三個時期。牠的光榮與悲哀，全由吸煙者一手造成。

但是我們不必替香煙悲哀，我們環顧人海蒼茫的大千裏，那人生舞臺上扮演着一幕一幕，像香煙一般的事多着呢！

勞工的血汗，女人的姿色，都不是顯而易見，而和香煙有同一命運嗎？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

第一卷：俞伯牙捧琴謝知音

荀子：「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

「善哉！巍巍乎如高山。」少選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

「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

。」呂氏春秋也有類似的記載。本卷即據此二書敷演。二黃戲

馬鞍山即據本卷而作。大鼓中有名的馬鞍山帶二黃知者尤多。

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莊子夢爲蝴蝶，見莊子齊物論；擲墳及鼓盆而歌見莊子至樂

篇。蝴蝶夢傳奇即本此而作。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曾詳考其本

事。蔣瑞藻花朝生筆記云傳奇爲清初嚴鑄所作。（見小說考證

面三五八）但何鵬給我的信卻說這傳奇的作者是他本鄉安徽太

湖的石龐。按石氏字晦村，號天外，著有梅花夢、南樓夢、鴛

鴦塚、蝴蝶夢、姻緣夢、後西廂六種傳奇，（據石龐自作晦村

初集，鈔本）其姻緣夢不見於姚梅伯的今樂考證，後西廂亦爲

王國維曲錄所未收。（薛旦八種中亦有後西廂，不知是否名同

實異）除後西廂外，餘四種今樂考證皆作無名氏。石氏晦村初

集，鈔本）其姻緣夢不見於姚梅伯的今樂考證，後西廂亦爲

集收入張潮（心齋）的昭代叢書，第一三卷爲詩賦，二卷爲信札

序跋，四卷爲性理。天外談則收入四庫全書。至今石氏後人履

周猶在。又，蟠桃議亦敘莊子劈棺事，見曲海總目提要拾遺。

第三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所述大都有所本。主要的故事見堅瓠集：「世傳王介甫詠菊

有：「黃昏風雨（通言作西風昨夜）過園林，殘菊飄零（通言

作吹落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云：「秋花不比春花落

，爲報（說與）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

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媿服。後二句又傳爲歐公作，介甫聞

之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字說則見調謔編，又見高齋漫錄：「東坡問荆公字說成，……

舉坡字問荆公曰：「何義？」荆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

曰：「然則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問曰：「鳩字

從九鳥亦有證乎？」東坡曰：「詩云：鳩鳩在桑，其子七兮。

和爺和娘，恰是九個。」荆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第四卷：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只有小部分是有根據的。石林燕語云：「王荆公性不修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曲洧舊聞云：「王

則迥不同矣。即日命釋褐云。」「清徐又陵本此作買花錢，見清

雋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陳楮泉。」邵氏聞見錄云：「荆

人雜劇二集。

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雋荷鐵枷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

第七卷：陳可常端陽仙化
不知所本。西湖遊覽志餘，清波小志等武林掌故書中，均不
載類此的故事。京本通俗小說題作菩薩蠻。

為寺，以薦其福。」孫公談圃記荆公子冥報尤詳。民間題怨詩

第八卷：崔待詔生死冤家

事，楓窗小牘和程史均載之，惟詩句及情節都不同，茲錄程史

京本通俗小說作碾玉觀音。原見元無名氏異聞總錄。孫楷第
小說考證詳考之。

為例：「熙寧七年，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

第九卷：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唯

嚇蠻書雖為俗傳，餘事卻均據正史和前人筆記，幾可當作一
篇李白傳讀。

有蝗蟲偏感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亭上，見之

第十卷：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命左右物色之，竟不知為何人。」邵氏聞見錄又云：「王荆

本白居易詩及其詩序而作。字句多有不同。樂天贈詩四句，
僅末二句見於詩序，「醉嬌無氣力」原作「醉嬌勝不得」，「風

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為惠卿所陷，

鼻牡丹枝」原作「風鼻牡丹花。」盼盼詩實為張仲素作，茲校

悔為惠卿所誤也。」京本通俗小說，題作拗相公。

勸原詩如下：

一 原為第二首

第五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

第十二、三、四齣相似。

因(自)埋冠劍(劍履)歌塵散，紅(細)袖香消二(已)十年。

第六卷：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下期續完)

近似俞國寶題詞故事，原詞載詞林紀事卷十一。又，武林舊

事云：「淳熙間德壽三殿遊幸湖山。一日御舟經斷橋旁，有小

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駐目稱賞久

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上笑曰：「此詞

甚好，但未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



仙霓社之前後

李叔人

前言

文學之士，無不喜讀紅樓夢者。良以該書格局謹嚴，描寫細膩，而說情談愛，道家常，言人情，又無不宛轉盡如人意，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爲他書所難及。

然讀紅樓夢至「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豔曲警芳心」，則又無不瞿然以興，悄然以思，以爲西廂記與牡丹亭者，果爲何物哉？其有不如林薛諸娃，明搜暗訪，潛窺默讀者，幾希。吳中張鳳廬先生曾謂：「吾之知有牡丹亭，實由於紅樓夢，」此言大可玩味。

但讀者知有西廂記或牡丹亭，玩其文詞，咀其英華，雖亦覺醴障有味，可以怡悅性情，而又知凡此所載，不過案頭曲本，正如紙上談兵，無裨實際。苟有一日，讀者所愛之曲，果能演之甌甓之上，出之劇人之口，使疊疊之文字，於目爲色，爲姿態，爲動作，於耳爲聲，爲樂音，爲實言，凡曲中之意境，一一具體化

，增進讀者之美感，則讀者自必大樂無涯矣。是故，昔予少時，不論直接讀牡丹亭或任何傳奇，或間接讀任何敘述崑曲之小說，無不瞑目凝思，以爲遊園驚夢，情境究屬如何，山門聲勢，當衣滑稽，又復如何，恨不能一一對此雅劇，姿情觀賞。及後，崑劇傳習所在蘇州成立，馴至出演，予之多年夢想，乃得實現。

十數年來，由崑劇傳習所而仙霓社，由蘇而滬，由滬而蘇，每逢登場，予屢作顧曲之周郎。覺其所演所唱，均能將曲詞精蘊，一一發揮而出，高尚優美，迥出俗劇之上，心乃大慰。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則又以爲仙霓社者，誠今日之魯靈光殿，而陽春白雪亦幾幾乎廣陵散矣，後顧茫茫，將成絕響，不禁怒焉憂之。

去年秋，滬戰起時，該社適在城內福安遊戲場演唱，一旦交通斷絕，各劇人僅以身免，行頭衣箱，都付一炬。迄今戰事連綿，上海形成孤島，百事反常，難復舊觀，該社亦以地盤既毀，資生之具又盡，迫不得已，乃告星散，除一二劇人，任私家曲師

，暫留滬上外，餘均適返故里，靜待時變。予瞻顧前途，爲之益形惴惴。

蓋滬上秩序恢復，不知將在何時，秩序恢復矣，該社不知又將託跡何所。託跡有所矣，不知劇人能否召集，衣飾道具，能否重置。苟一不當，該社卽難中興，則崑劇傳習所也，仙霓社也，勢將成爲歷史上之名詞，以國粹藝術言之，事之可憫，有甚於此者耶！

且方今習尙侈靡，聲音之道，渺乎難言，嚶唱淫哇，較之下里巴人，又爲不如。戰前之仙霓社，本已難諧俗耳，一線生機，不絕如縷。戰後百業蕭條，難於復興，該社一蹶不振，固在意中，而此世復有幾個穆藕初先生者！會見仙音飄渺，法曲淪亡，崑劇成班，從此無望耳。

予少既好曲，長更樂此不疲，自仙霓社之成立，以至今日之四散，又無不歷歷在目，竊欲爲之綜述前後，以存一代陳跡。爰於忙中偷閒，博訪廣採，泐成此文，劇人張傳芳所供尤多，謹以誌謝。所惜者，亂離未已，尙有其他參考材料，一時無從蒐集，他日和平重見，倘續有所獲，當再一一補苴。

嗟乎，「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仙霓，仙霓，固當斷送於鼙鼓聲中耶！入大晟府製曲，吾病未能，爲昇平署修志，則吾豈取。吾書至此，吾心滋痛矣！ (待續)

編者的話

承諸位老朋友的情，在百忙中加上一忙，肯爲本刊寫稿子，實在感激之至，特此道謝。

還有若干老朋友，因地址變更，通信不便，沒有來得及將本刊出版的事預先告知，請他們原諒，並請他們見到本刊後，就能惠賜大作。

本刊是完全公開的，並無派別門戶之見，因此竭誠歡迎新舊各大文豪，不吝賜教，多多惠以佳作，以光篇幅。

本刊承書畫收藏名家秋水軒主人，出其歷年蓄積，借給本刊影印，藉增讀者雅興，尤當謝謝。

本期所收稿子甚多，雖然增加篇幅，改出特大號，還有若干篇放不進去，只好排好了臨時抽出，留待下期應用，萬請寫這些稿子的諸君原諒。

本刊同人半村主人，極喜崑曲，現在正爲本刊寫仙霓社之前後一文，爲此種國粹藝術，留存一代陳跡，希望海內同好，盡量供給此項材料，俾成美善之作。

本刊徵求上海及各地崑曲社之紀載文字，希望各社負責人員或社員，肯將該社一切情形，寫成專文，惠賜本刊，想各社藉此有所紀錄，以資觀感，當然也是贊成的罷。

本刊出版伊始，自知不到家之處尙多，敬希各大方家慨予指示，本刊無不樂於接受。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各種文藝稿件，不論文白，莊諧，長短，撰譯，只要好，一概都要。有藝術價值的圖畫，照相，木刻，也都歡迎。

(二)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由投稿者自定。

(三)來稿收到後，概不答覆，附足郵票的，不登時可以寄回。

(四)來稿登出後，酌給薄酬。

(五)來稿登出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發行人得儘先選刊單行本，其條件屆時雙方另訂。

(六)來稿得由本刊酌量增刪。投稿人不願增刪的，請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七)來稿如已在他處發表過了，概不致酬。

(八)來稿請寄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十七號轉交本刊。

本刊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畫多少為序)

丁 丁	方時旭	心 齋	半村老人	白 蕉
朱生豪	朱叔建	老 漢	在廬主人	沈天白
沈聯璧	邢鵬舉	金藝華	施若霖	查猛濟
秋水軒主人	唐鳴時	夏瞿禪	曹之競	陸高誼
陳 寂	陳達哉	傅彥長	詹文濤	楊晉豪
雷君彥	趙景深	劉湘女	蕭劍青	顧敦鏗

價定刊本

★本刊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特刊並不加價★	零售	一册	國幣十分	郵資一分
	定閱半年	十二册	國幣一元二角	郵資在內
定閱全年	二十四册	國幣二元	郵資在內	
本國郵票五分以內十足通用五分以上九五折一角以上不收				

有 著 權 不 許 轉 載

紅茶

文藝半月刊

創刊特大號

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每册實售十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 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發行者 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印刷者 心 記 印 局

上海海寧路七九〇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零售 一册 國幣十分 郵資一分

定閱半年 十二册 國幣一元二角 郵資在內

定閱全年 二十四册 國幣二元 郵資在內

本國郵票五分以內十足通用五分以上九五折一角以上不收

